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論學繩尺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飈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陳元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論學繩尺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學繩尺十卷宋魏天應編林子長註天應號梅墅自稱鄉貢進士子長號筆峯官京學教諭皆閩人也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所録之文分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

兩首立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題先標出處次舉立説大意而綴以評語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蓋建陽書肆所刊歳久頗殘闕失次明福建提學僉事游明訪得舊本重為校補又以原注多所訛誤併為考核增損付書坊刊行何喬新椒邱集有是書序今本不載蓋佚脱矣考宋禮部貢舉條式元祐法以三場試士第二場用論一首紹興九年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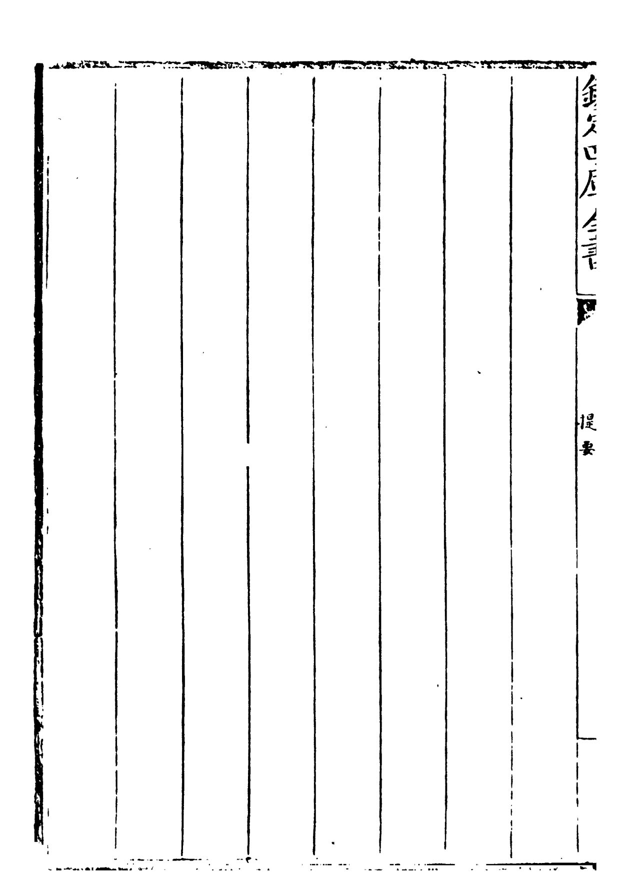
四場試士第三場用論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經義詩賦二科並同又載紹興九年國子司業高閌劄子稱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云云是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為多故有專緝一編以備揣摩之具者天應此集其偶傳者也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自出機杼

未嘗屑屑於頭項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别有軌度雖有縱横奇緯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編以繩尺為名其以是歟紹興重修貢舉式中試卷犯點抹條下有論策經義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餘變為剽竊故以是防其獘矣然當日省

試中選之文多見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
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
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
源流所自出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學繩尺論訣

諸先輩論行文法

東萊呂公祖謙云論各有體或清快或壯健不可律看

做論有三等　上馬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　中馬步驟馳騁飛沙走石　下馬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看論須先看主意然後看過接處　論題若玩熟當別立新意說　作論要首尾相應及過處有血脉　論不要似義方要活法圓轉　論之段片或多必須一開一合

方有收拾　論之繳結處須要着些精神要斬截　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為上若他人所詳者我畧他人所畧者我詳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意深而不晦　句新而不怪　筆健而不粗語新而不常

戴公溪云史論易粗宜純粹　性理論易晦宜明白

破題欲切而當欲明而快　破題結題是終始着力處

原題貴新　講題貴贍　立論講題是鋪叙有條處

接題須㧞引　結題須壯健　據古文為文法　立已見為新意　議論貴含蓄　譬喻貴警拔　以題用事貴不迫　以意用事貴不露

陳公𠅘云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異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

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林公執善云作論當如文與可畫竹胸先有成竹於胸中若胸中無一篇成說逐步揣摩旋生議論安有渾成氣象

吳公琮云省闈多在後兩場取人諺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場皆平平未必得若論策中得一冠場萬無失一

至如方州試固以第一場為主至於定去留時亦多以後兩場參攷蓋有第一場文字不相上下則於此辨優劣也

又云論須熟考上下文然後立說主張要在題目外題目却要在主張内方是好文字

又云會做論人只是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

又云論無定格而有定體意欲圓辭欲輕冐頭是說主張源流要議論多於事實行文又欲轉換處多

厚齋馮公 椅 論一篇之體 鼠頭欲精而鋭 豕頂欲肥而縮 牛腹欲肥而大 蜂尾欲尖而峭

又云論題有問人物優劣者若必與之辨優劣則其說難得岀倫又有置優劣於不足辨而别立一議論者如徐邦憲公卿賢良文學之議孰優陸唐老開元輔佐孰賢論是也此格最髙

又云破題貴簡而切當含蓄而不晦一句兩句破者上也其次三句又其次四句者漸為不得已破題上所用

字皆是一篇之骨無虚下者後面亦須照應

又云破題上當只用題目上字者須就用不須外求字代之蓋其字自是一題之主若别求字代非惟難得適用亦緣破題之後又不可不用題上主字者又要回顧破題字則自有妨筆處

又云破題以下數句極難最要明快轉得怕緩緩便喫力言幾句要着工這裏不起人意便費力　承題最要起時提掇得是若是時後面自不費力這裏差了便一

向費力

又云小講處最怕緊怕緐絮最要徑捷去得快却不得苟簡不可失之直又怕幾句疊排文字每結句之乎者也要照前後不可重了　小講中又怕意思頭項多便爲他累纔到中間旋旋入其他意來者便喫力要知利害可節則節可總則總　小講中且要斟酌詳略恐是實事題便要入題最忌前後重複或前面已詳則入題處便得省文法或未詳則入題處却不可略

又云冐頭於破題上不曾用得題目上字則於一兩行後必着入又却不可驟若驟則又圭角須漸漸引入方渾融若不來中間入則須就承題直上主意亦然破上未見則承後漸漸轉入可也　冐子中自破而下纔數句或一二行三四行便入題者須斟酌蓋是題目恐有難說者亦有當叙源流者則承後略包幾句便與他入題然只是史題如此　冐子布置便是講題規模又忌有重複語意　冐子中語最忌圭角忌重滯最宜渾融

宜輕峭宜清快

又云冒頭貴簡勁明切圓活警策不喫力不費辭不迂危公積云論中使譬喻須一句比喻一句使實事為上格如俞汝諧魯一變至於道論有云學弈方勤而鴻鵠將至譬喻女樂既受則聖人不容於不行如章顏孝文幾致刑措論萬物群生而一物獨枯則造化非全功舉天下皆化而猶有未化者焉則君子非全仁滿堂燕笑而未免向隅之泣譬喻海內興於禮義而斷獄數百吏

猶有藉手焉此論是也如瑟之方絃而求雅頌之師玉之未琢而不試於拙工之手此類未為上也

吳公鎰云作史題論講中不須多本題題事若多叙則苟有百事亦須叙百事非要法也不若取其事之大節者舉之而已故公作高帝無可無不可論論中止以封功臣一事言之

用字法

如治天下審所尚云孰為利孰不為利孰為害孰不為

害何不曰孰為利孰為不利孰為害孰為不害以此推之可知用字法

論體有七

一圓轉　二謹嚴　三多意而不雜　四含蓄而不露　五結上生下其勢如貫珠　六首尾相應其勢如擊蛇　七結一篇之意常欲有不盡之意如清廟三嘆有遺音

止齋陳傅良云節要語

認題

凡作論之要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則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切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則方可就上面着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立意

凡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為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

矣故前輩作論每先於體認題意者葢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

造語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旋二貴過度精密三貴精奇警拔凡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葢下字既工則句語自然警拔矣

破題

破題為論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於此尤當立意詳明

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論之去取實係於破題破題不佳後雖有過人之文有司亦不復看

原題

題下正咽喉之地推原題意之本原皆在於此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喻或使故事要之皆欲推明主意而已

講題

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

講處最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為講題也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叙方得用語圓轉又須時時繳歸題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

初學論者最宜加審

常疑陳武章頴論未嘗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二公高妙處但人不知其入講題耳近鄭昉亦從題下便説去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隱然不易

使證

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今則不拘蓋今之為論多於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者蓋寡然初學者不可不依常格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者使事不可反為事所使此至論也

結尾

結尾正論闗鎻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蓋精密

則有文外之意使人讀之而愈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之使人讀之而有餘味凡為論未舉筆之前而一篇之規模已備於胷中凡結尾當如反覆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故一論之意首尾貫穿無閒斷處文有餘而意不盡若至講後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必不復渾全矣

福唐李先生論家指要

論主意

主意一定中間要常提掇起不可放過

論間架

間架布置前後證據須要明整潔淨却不要似策策文方論文圓策文直論文峻策文易論文險相對句多非格也

論家務持體

論家務持大體括起一字鎖屑說出似乎作賦最是文病

論題目有病處

題目有病處切須回護如子謂武未盡善周公未盡仁知不善回護便小了聖人又漢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揚予奪或始揚而終抑奪而終予貴得其當也

論用字法

前輩用字皆與題稱如讀顏拭齊晉比子儀論便見奮發意讀鄭祖逖奇節論便見復讐意

論制度題

凡古來制度古人皆曾有攷究了非待今日始見立說當本之古人文意則當出已見此所謂奪胎換骨之妙

論人物題

其人若有未純處不可罵盡雖罵題切須婉順不可直突便罵起有可出脫處便須為之回護

全篇總論

論頭恰似初狀題有是處有不意處當且含洪說不可說太盡不可說太直不可說太泛亦不可太拘　題下

或本意起或用證起或辨難起或連論頭便徑說去本意起貴乎轉換不要重復用證起貴乎的切不要牽强不可叢雜辨難起貴乎是當不可泛講連論頭下徑說去貴乎有議論不可率略　論腹接乎題下之間此乃要眼所在過度處在此引上生下入末意處不要勾得做段一節高一節自然有末意上也

歐陽起鳴論評

論頭

論頭乃一篇綱領破題又論頭綱領兩三句間要括一篇意承題要開闊欲養下文漸下莫說盡為佳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講題舉題只有詳略兩體前面意說盡則舉題當略前面說未盡則舉題當詳繳結收拾處要緊切前後相照

論項

題下多有體先看主意如何却生一議論起來或行數句淡文或立意用事起或設疑反難起要之初學發軔

設疑為易後用事證佐則不枯

論心

如漢唐君臣論以帝王君臣作權衡如荀揚論以孔孟作權衡如帝王論用天地譬喻等形容

論腹

鋪叙要豐贍最怕文字直致無委曲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抑中間反覆惟意所之大概初入須是要寬緩結殺處要得緊而又緊

論腰

變態極多大凡轉一轉發盡本題餘意或譬喻或經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說斷題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峯則聳人耳目到此處文字要得蒼而健聳而新若有腹無腰竟轉尾則文字直了殊覺意味淺促

論尾

如第八韻賦相似賦末韻多有警語如俳優散場相似前輩所謂打猛顐出却打猛顐入或先褒後貶或先抑

後揚或短中求長或衆中拈一或以冷語結或以經句結但末稍文字最孅軟弱更須百丈竿頭復進一步

林之起嘗曰論者卯也或者則曰不過要圓子謂命題似黃立意似清行文似幕造語似殼意要包題文要涵意語要藏文故黃在清裏清在幕裏幕在殼裏向無爾多包褁則不成卯何有於圓

陳國俊曰（南渡前人）論似卵卵本圓故論亦要圓圓則有首尾題似黃黃本濁濁則不冷淡清本清故意

亦要清清則不混雜幕薄而微見其清故文亦要

薄而微見其意而不晦焉殼硬而外護其幕故語

亦要雄健而外護其文則不至於委靡而衰薾焉

林圖南論行文法

有抑揚　有緩急　有死生　有施報　有去來

有冷艶　有起伏　有輕清　有厚重

揚文凡欲揚必先抑

如高文寬仁結人心論云且高帝初年民無葢藏天子

驛駟不具將相猶用牛車文帝之時未甚相遠當時備具葢無以供二三千里之旱數百萬之兵後元四年廹末年猶語百官率意思邊以足民食其民閒之窘乏也爲如何宜其爲無聊而咨嗟愁嘆夫何一三章之約一山東之詔虛文空言似於民無補者而秦之父老方且大悅扶杖而聽詔者感泣焉爲當時之民者猶以斗米萬錢賣爵不給而至此何爲所可憂者而乃爲是之喜無亦不情乎

三章之約山東之詔不可謂之虛文空言蓋欲揚

高文之功故先抑而言之此所謂揚文也

抑文 凡欲抑必先揚

如陳秉白先王取民之法論云惟先王見高識遠亦知

夫車徒萬乘富有天下山河社稷朝廷宗廟侍御僕從

為之奔走服役凡民之奉戎者亦足矣彼其一田廬一

疆埸一市肆一舟車桑麻穀粟瓜匏果蓏布帛絲枲麗

良重厚所入亦甚細而其贏亦甚微又況仰事俯育社

問嘗新春秋之祀送往迎來弔死問疾蓋亦無幾使郊祀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可闕賓客庖廚百官廩給匪頒好用之費可去自十二至二十而吾聖人不以及民惟其數者之不能無聖人於是有不得已者又況伙布質布總布罰布廛布雖歛於廛人而實歸於泉府以貸舉民之無貨與夫貨滯而不售者非特以足國用也

先張皇先王甚多冨貴蓋揚之也而後抑言民之所入所羸之微細焉此所謂抑文也

急文

如馬周言天下事論題下云嘗觀古人之於事不徒曰事而已而必曰職事云者豈非有職於此然後有事於此吾而不職於此亦無所事於此事之利害事之得失吾必不習熟乎此於此而冒言之非淺迫而無謀則迂緩而不切者也是以幾敗乃事此高帝之所嫚罵而孝宣深不喜夫士者亦其時宜之不達也是非吾之求避乎事也此一句上引下如風中帆過不覺其快

綏文　前論後面説魏鄭公等之言與周無異處

夫言則同諫則同史官異周而不及數子何也此處是綏且天下之所謂異之者亦曰不常有之云爾今而猶有道此者非周獨擅其論也史臣而異周則亦必可以異數子史臣而不異數子則於周亦不得以獨異也今而反之苟非臆説以私予則必有深意於其間吾嘗質的而稽考之然後知史臣之所以異周者與周之所可異果非數子比也蓋徵於是時位則諫議也元素則三品也

李輔則御史也封德彝則遷僕射褚遂良則記起居彼其乘人之車載人之事其於天下之利害得失固已講究而習熟矣

使不知緩文者於史官異周而不及數子何也下直接云吾嘗質的而稽考之無天下之所謂異之者一段則無曲折了惟有此一段然後見我之從容而不迫　緩文如折腰急文如蜂腰但實則為躰浮則為文聚則為體散則為文

死文

如韓信申軍法論胥子曰成天下之治者必思所以維持一代之計知其成矣而樂於因循苟且而弛一切維持之計此庸主之所苟安明主則慮其激天下之變而趍於亡矣死文夫天下之為兵者必齊民之中桀黠而難制者也方天下之潰潰然吾將乘時而起以求濟其所欲非桀黠難制之人則不可然而所發既效所成既就挾其尊貴之勢以魏乎士民之上則向之從我以馳

驅者不能無翹然自喜之心而其桀黠難制者豈不思以冀其所非望哉

先輩戒人不得作死文道盡其意言到此而不能再發者謂之死文

生文

如孔子用於魯論冐子曰所抱負者大則其所設施者必不小生文人情不甚相遠吾而大有得於此其所設施亦必滿吾意而副吾之抱負則可苟不滿吾意而不

負吾之抱負吾肯以其所得者而輕用之耶

使不知生文者必曰抱負者大所施設者小君子措焉即意直而無曲折不可復起惟長於文者故究轉道曰所抱負者大所設施者必不小夫必不小之下看如何說皆道得緣其引語而意未盡也

報施文 亦名蠲免文

如范德廣王者取民之法論曰吾嘗觀先王之世貢而徹之法雖設亦以郊祀宗廟之禮賓客百官之奉不可

闕其所謂匪頒好用者使其是數者而不闕聖人之慮所謂法者聖人不設也而民亦自耕焉食焉豐焉給焉仰事而俯育養生而送死陶陶然何有於帝力而聖人亦得以遂其太古之化而天涵地育也惟其於禮不可闕於奉不可後於是而有不得已者以上是施文殆至於秦以下是報文不審先王立法之意夫力耕亟戰以取天下豈泰人能執干戈而備耒耜哉則凡今日尺地莫匪民力六國既平正宜與之休息以荅其向者畢力為上之心

奈何頭會箕斂取民之數二十倍於古自力耕紡績者曽無葢形自饟之具所謂先王之法殆不如此民亦甚不堪也然當時猶不敢萌異心者正以先王之功德在人未逺尊君敬上之誠未泯於天下之心是以舒徐容與以俟其後迨夫驪山阿房之役再舉閭左之戍發之殆盡役費並起民知無可為者於是有不諱之意

折腰體 漢梁冀妻能為折腰步因以為號釋之曰足不在腰下做出論體尚且動人想當時態度為絶

如武帝雄才大略論曰平城白登闗七日不食高帝病之以干戈未寧不能報也以有易無之書褻嫚之甚呂后忍之以瘡痍未蘇不能事也所謂親踞鞍馬馳射上林按轡徐行式車勞士殆有講武之虛名而何嘗設施尺寸於他日景帝蓋深懲於東宮往來之日干戈之事併與絕口於平定之後焉二君雖曰其資仁恭不能舉也蓋亦涵養之未至焉嗚呼折腰在此天其或者將有時乎吾聞墻之頹也以雨不頹於浸淫之際而頹於雨止之

後火之然也以氣不然於吹噓之始而然於氣息之餘故曰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故張之碭漢之憤不萃漢之靈烏能毓武帝之資美盖亦又一文景焉嗚呼天意其有在也向之不能報者今干戈寧矣向之不能事者今瘡痍蘇矣向之不能舉者今涵養至矣嗚呼時之至者又如此為武帝者又將如之何盖嘗論之非武帝之能雄其才大其畧天實為之時實佐之

使不知折腰躰者纔到葢亦涵養之未至焉下必

接曰至於武帝干戈寧矣不可不報也瘡痍蘇矣不可不事也涵養至矣不可不舉也榕溪嘗謂做論不可多刲

掘如此等文乃刲掘也

蜂腰體

如公儀仲舒之才如何論題下云才有二有才學之才有才能之才才能之才根著於内者也才學之才粉飾於外者也外者浮内者實浮者無用者也實者有用者也是故子夏以未學為學子路以何必讀書為學夫子

以餘力為學是非有貶於學而以學為不可也蜂腰在此一句

有民人焉社稷焉吾學其為社稷人民之事可也君也父也朋友也吾學其為致身竭力信言之事可也孝弟也謹信也愛衆也親仁也吾學其為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可也是雖不學其外而學其内不學其浮而學其實不學其為無用而學其為有用焉

使不知蜂腰體者於夫子以餘力為學下必須曰

夫人之於學學之於才猶播之於穫也有是學然

後有是才令以不學未學餘力為學無乃怠人為學之意而不開之以成才之才耶是不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然後言如此多少費力公以一言輕道過來又不緊又不慢纔使折腰體便壞了若耶於餘力為學便接曰有民人焉去是謂抱脚者也是豈不失之緊

掉頭體

如吳行可唐虞成周之法論云且天下之大民物之衆

生齒之繁私心邪慝險情姦狀巒詐百端懾之以刑威之以法多為之防閑而嚴為之備具其弊猶不可遏况縱而便之其無乃非所以為天下者豈聖人樂於因循苟且而無政耶抑過於寬仁而不知所謂相濟者耶吾聞（掉頭在此）君民一體不容異觀燭理未晝往往知愛己而不知愛民耳目鼻口情好嗜欲就利而避害好安存而惡危亡夫豈相遠令夫無故而拔一毛則九骸為之竦震爪髮之落似未甚切已者而必為之掩護愛之嗚呼

父母遺體誰其不靳聖人者亦惟揆夫人情而行其所以立法之意

使不得掉頭躲者於豈聖人樂於因循茍且而無政耶抑過於寛仁而不知所謂相濟者耶下必為抱脚躲接曰聖人豈樂於因循者豈不知以寛濟猛者蓋亦憂民之心出於内者至不得已而防之如此等接其流趍下故陽若不顧而掉頭説君民一體去讀者正凝神欲覰其収拾又却别頌去使

之搜尋一餉然後得其意肯所向蓋容易示其意
則彼以爲淺近必也深藏固秘邀勒艱難彼然後
不敢以爲易得
吳行可曰掉頭躰似折腰而非折腰似雙關而非雙
關折腰則緣上意而生語此不緣上意而別生語
於收拾處方牽上意而入文也雙關則平分兩脚
意要偶語要齊有似破義中以一脚收此雖兩脚
意不要偶語不要齊不須中生一脚但以下脚收

上脚也

單頭體

如韓信申軍法論云方秦之潰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劉項其尤者也羽以虐高祖以寛羽以詐高祖以仁天下雲合響應樂從高祖者非其臣服聽從之以蓋一時樂其有寛仁之資方是時不敢以嚴繩之恐其不樂於嚴而怨已也不敢以詳拘之恐其不安於詳而去已也吾欲滅項氏一天下而有怨已去已之人烏乎齊故

凡所以指揮號名者皆待以不苛而奔走躑躅者亦樂於自便迨夫項氏既滅天下既一不苛者易至於無畏而自便者每至於無恥以桀黠難制之人而加之以無畏無恥之心一旦見布衣草莽之人而居天下不可及之貴必有激於中者矣激於中而形於外則天下之患紛起而難平猶昔也帝不欲於其難平者制之而於未發者制之不於其言語告戒者制之使之不為亂而於嚴明曲折者制之使不敢亂吁此信軍法之所以申也

此高帝維持天下之大計也

意在高祖便舉項羽以為頭意在於自便便舉寛

仁以為頭所謂一引一結單頭躰也

雙關體

如方能甫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論中間曰人情不甚相

遠當其定天下則吾用剛何者敵國未降軍壘未靖不

有干戈何以平當其治天下則吾用剛柔相濟何者承

祖宗積累之餘生齒蘩庶天下無事然人民亦不能無

奸巧焉故德教不可不加而刑罰亦不容寢不然則何以濟然而使天下之果未定也而吾固用剛也吾又何求焉使天下之果已治也吾則剛柔相濟吾又何求焉若夫以為未定則猶定以為已治則未治干戈不可以復施德教則未暇及而刑罰亦不能以遽行其將如之何吾聞人君出而應天下其説有三一曰定天下二曰理天下三曰治天下而其為天下之説亦有三不用柔則用剛不用剛則剛柔相濟今也於其未定猶定已治

未治之間君子亦可以覘其時干戈德教刑罰之不宜用君子又可以用其所必無所謂以柔理天下者乎

先開其剛與剛柔作兩門闔取柔放其中開其定天下治天下作兩門闔取理天下放其中是之謂

雙關體

三扇體

如黄詮顔淵仲弓問仁論云且天下之所謂問皆其未有所得而不知者也不然出於所得之未深以二子為

未有所得耶則三月不違夫子蓋嘗稱顔子矣仁而不佞是亦或人問雍也於夫子焉以二子所得為未深耶則為邦南面何等事業而夫子輕以許人也然則二子未有所得固不可謂二子所得之未深尤不可彼其所以問豈亦知其有所得與夫所得之未深將以自衒與然而一領克已之誨在邦在家之誨請事斯語之語蓋逡巡退避各以下敏自謂出於至誠而無矯辭飾貌者若以此而致疑於二子毋乃猶不可吾嘗再三反復而

論之而得其說天下固有不知而問者若二子則非不知也固有知之未深而問之者若二子則不可以為知之未深也自衒於人而矜已之所得以矯飾而發問者天下亦不為無此若聖人之學則出於誠實況又二子焉則可待之如是薄耶吾鬪仁道之大蓋有不勝其重而致其遠者夫子蓋未嘗輕以許人果如子路寧許以千乘之國而不許以仁藝如冉求寧許以百乘之家而不許以仁言如公西華寧許以束帶立朝而不許以仁

能如子貢聖門知二之高弟夫子蓋嘗語以一貫之學

得聞其一而不得其全回與雍也蓋親於聖人之側自

當時之事知仁之為道與夫子之所以許人者如此固

雖有所得與夫深於其所得者其敢認以為吾有而且

安焉吾而認以為吾有與夫深於所得者未害也萬一

於他日之所設施尚或愧於聖人則雖有貽悔遺恨將

無及焉

設以為未有所得又設以為所得未深又設以為自

衒是之謂三扇體

征鴈不成行體亦名鴈斷羣躰

如阮霖馬周言天下事論中間曰蓋嘗稽周之傳攷周之言而觀其所謂天下之事大率不過昭孝道求賢而審官罷徭役以崇節儉省營爲而薄賦斂終之以抑諸王之寵而奪其權重敕史之任而遴其選如此而已矣史之所以異者豈以爲當時無能道此焉吾觀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而魏徵有獻陵之譏其與周勸帝以昭

孝道一也此先道人名後道所言之事是豈無能道此者太宗疎君子而昵小人而魏徵有善善而惡惡審罰以明賞之請其與周勸帝以求賢審官一也是豈無能道此者周之言曰變文罷徭役以崇節儉省營為而張元素亦嘗舉章華乾陽之事以警帝罷役高季輔亦有顧愛其才惜其力無使單竭之請是豈有異於周之言哉是豈無能道者哉抑諸王之寵而奪其權重刺史之任而遴其選此周之言也又變文及封德彝諫帝王之諸子亦曰爵命頒

而力役崇而且有以天下為私奉之諧得人則家安佚失人則家勞翅是又褚遂良以刺史民之師語帝焉此後一段又變先道所言之事後言人名是豈無能道此者哉夫言則同諫則同史之異周而不及數子何也

提起六件事若分為六脚即太冗直若分為兩脚即太長惟是分作四脚不長不迫使不知此文格者不道四個其與周勸帝其事一也便道四個是豈有異於周之言哉惟公高人故分作兩脚道段

段變文不同

鶴膝體

如陳惇修孔子用於魯論云為聖人者其將隕淪其所抱負而甘與草木俱萎乎其將坐視春秋之末民病而不一援手乎聖人於此亦必有所不得已而不暇計非屑就者吾觀佛肸之名不可往明矣而聖人必欲往焉弗擾之召不可往又明矣而聖人又欲往焉甚而至於九夷之居南子之見使魯果不足以用聖人者然而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况亦周公伯禽之後聖人之化未衰一變至道吾聖人嘗許易於齊矣是以未能盡以設施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然而豈不猶愈於佛肹等乎嗚呼此聖人用魯意也故嘗以爲聖人蓋憂世之心切悼道之不行魯何足以用聖人也昔者嘗怪孟子去齊宿晝之事此一段是鶴膝夫以道事君可則就不可則去孟子既以齊爲不可矣去之是也然遲遲吾行三宿出晝若猶有所就者大節果如此其何以免景丑氏之疑而後世之

議紛紛焉且孟子何為而然耶蓋嘗三復而得其解去齊者孟子之本心宿晝者孟子之有所憂也夫出疆載質三月無君則皇皇然亦君子仁人之用心而急於為天下者每如此非曰所有懷於爵禄也齊宣雖不足與有為然而猶能信用孟子似亦無過於此令而既以為不可就而去之矣去而之他果有能我用吾固何求焉然而吾道之大每每不為時君所知令而去齊矣烏能必他國能如齊以用我也此孟子所以難於去齊之意

而非有所就也學者茍能知孟子難於去齊之意則知夫子甘於用魯也

自入孟子處乃鶴膝體所謂鶴膝者猶接花木者必用鶴膝枝乃易成也論本是孔子乃用孟子插入來故如接花木而用鶴膝枝也

論學繩尺卷一

宋 魏天應 編選
林子長 箋解

立說貫題格 此篇與三王法度禮樂論同意

湯武仁義禮樂如何 王 冑

出處前漢賈誼傳上疏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

立說 謂仁義之中自有禮樂成湯武王躬行仁義之久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而與聖人相忘於道化之內故極順所積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是則人心之禮樂皆自仁義中來豈於仁義之外而他有所謂禮樂哉

批云 立說有本祖行文有法度明白而通暢純熟而圓轉真可為後學作文之法

論曰為治之道 道包仁義禮樂字 至聖人而極 聖人指湯武極字見仁義中有禮樂謂樂極和禮極順 夫世之人主 反說後之人君 亦固有以道為治者 亦以仁義禮樂為治 而力行不息道久化成之功或有虧焉 謂行仁義不至於悠久記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不息則久易恒卦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則又安能底

乎極致之地哉無仁義所以無禮樂極字與破題相應惟夫聖人之心與天同運說得廣大仁義之治出仁義二字本之以躬行通鑑太宗躬行仁義持之以悠久中庸悠久無疆及其成也仁義之成功功用之盛彌滿充足於天地間見仁義之大處程子云斂之不盈一握放之彌滿六合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而與聖人相忘於道化之内只是仁義應前道久化成字故極順所積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主意在此兩句見仁義之中有禮樂記樂記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嗚呼此先王之澤所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泯者此是湯武之仁義

其諸湯武之仁義禮樂乎引本文彼賈生在漢乃欲以是而望孝文焉引賈誼上疏意君子固知不能以易其末遑之念也為論尾張本賈誼傳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遑也湯武仁義禮樂如何請終言之　夫禮云而不以玉帛樂云而不以鐘鼓此孔子之言也語十七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謂禮樂不在於儀文禮所以節文乎仁義樂所以樂乎仁義此孟子之言也孟離婁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謂仁義之中有禮樂由夫子之論禮樂而質之孟子之論仁義

夾上二說則知聖君之所謂仁義禮樂者矣本題益為治之道

應題破端本於仁義而成就於禮樂發明主意初不可以差殊

觀也援孟子之言為證則知禮樂本於仁義不可分而為四也移民移粟可以言仁

也而人皆小其仁此是仁之小者　孟子梁惠王上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不鼓不禽可以義言也而人皆卑其義此是義之

小者　左傳二十三年楚人伐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二毛注謂班白之老黑白二色禽與擒同捉也何者疑問行於此而彼則逆

用於暫而久則乖答應冒頭接題力行不息通久化成之功或有斷焉發之於事業而有戾於至順推之於民物而有咈於至和反應冒頭極順所積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此姑息之仁矯激之義又何望其躋一世於禮樂哉凡其禮樂之不興皆由仁義之未至姑息猶且止也矯激猶不順也如韓文原道煦煦為仁孑孑為義之意是故必日新其德而後禮樂可以興謂必行仁義之久方成禮樂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必夙夜其勤而後禮樂可以興宣王夙夜行善必漸摩涵養之有素而後禮樂可以興前董仲舒策王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漸平聲注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此一段意如前

漢高帝時魯兩生云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之意否則禮樂不興而仁義亦幾乎息矣禮樂之不興皆仁義之未盡湯武之治應破題治字非徒曰克寬克仁也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非徒曰惇信明義也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又非徒曰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也荀議兵篇湯伐夏武王伐紂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　滕文公下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又東征綏厥士女云云入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誓師之辭書泰誓王乃徇師而誓下車之訪洪範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王訪于箕子一念所積夫豈以天下為利哉言湯武以弔民伐罪為心皆欲行仁義而已非欲利己也二君之心言湯武仁義之心益大乎天

地不足為容皦乎日月不足為明巍乎泰華不足為高渾乎江河不足為流轉（以上四句應冒頭聖人之心與天同運說仁義之大處是一樣文法大學韓文伯夷頌句）知之者天也同之者道也化之者人也漸而澤之天下後世也（以上四句應冒頭本之以躬行持之以悠久使一世民物安乎仁義之中說仁義之化處此處又是一樣文法）不以仁義禮樂歸之湯武而將孰歸哉（歸湯武身上）湯武之置天下也（用本文）亦曰因人心固有之仁而示之以仁因人心固有之義而示之以義（說仁義　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即仁義以節天下而使之各得

其順則禮之所由興仁義之中有禮應冒頭極順所積而禮生焉即仁義以和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樂則樂之所由成仁義之中有樂應冒頭極和所格而樂成焉禮樂云者固非外仁義而求其所謂制作之具也此禮樂非制作器用之謂乃人心仁義之中自有禮樂由今觀之正叙本意兆民之彰信書仲虺之誥見前注萬邦之表正同上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極而至於後昆之垂裕同上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無非湯之仁義則亦無非湯之禮樂謂湯仁義之中有禮樂而殷輅之乘大濩之奏不與焉謂禮樂非制作之具語十五乘殷之輅注商輅木輅也又前禮樂志湯作大濩武王作武言救民也

又見下注云云天下之昭明書顧命文武用昭明于天下後人之啓佑君牙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極而至於世積之忠厚詩行葦篇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無非武之仁義則亦無非武之禮樂謂武王仁義之中自有禮樂而周冕之服大武之作不與焉語十五服周之冕　大武見上注又左襄三十九年吳季札觀樂云云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湯武之道化見於仁義應冒頭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義之中而相忘於聖人道化之內而仁義之妙用著於禮樂應極順所積而禮生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　發盡主意使天下之民皆尊其尊皆親其親而辭遜於天高地下之中再說人心

有仁義則有禮樂中庸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又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又記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則人紀之修煥然有倫書伊訓肇修人紀彝倫之敘截然不紊洪範彝倫攸敘非所謂無體之禮耶此是仁義中有禮應極順所積而禮生焉記孔子閒居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使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舞蹈於蟲鳴螽躍之地易乾卦云云又詩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草蟲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則德澤之洽充然大順題注頌聲之作流於無窮食貨志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非所謂無聲之樂耶此是仁義之中有樂應極和所格而樂成焉記孔子閒居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是二聖人者果

何修而得此於天下哉（設問）汲汲之誠有加無已（應冒頭力行不息意　揚學行堯舜禹湯文武汲汲）故其治之極致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矣（應冒頭底於極致之地）世之人主（後之人君要引入漢文帝）求於旦暮之功（無道久化成之功）索諸形器之末（徒求制禮作樂之具）又烏覩乎湯武之所謂仁義禮樂乎（安知二聖人本意仁義之中有禮樂）漢至孝文（入文帝來）休養生息亦六七十載矣（景帝贊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以寬厚之資而介念於化民之道（文帝贊專務以德化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幾致刑措烏乎仁哉）其躬行也其為準也（賈誼贊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

東方朔傳文帝以仁義為準仁義之道視古庶幾焉下語有斟酌至於禮樂之事則謙遜未遑出賈誼傳詳見冒頭注應冒頭君子固知其不能以易其未遑之念吁禮樂豈仁義外物哉仁義之中有禮樂帝特未有志湯武之仁義也謂文帝當如湯武之仁義果有志於湯武之仁義粘上文則不待制禮而禮之實已著不待作樂而樂之實以形謂仁義之中自有禮樂不在於求制作之具賈誼之言引本文蓋非徒以漢望帝文帝而必以商與周望帝也以商湯周武而望文帝繳盡本意雖然不特誼之言也又引一人來證誼之言王通氏論七制之統天下蓋有

取於漢之仁義然終之以禮樂則猶為帝憾焉（中說天地篇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云云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蓋惜其已彷彿於仁義之萬一而未能極其道之成（譏文帝行仁義之未至也）三代而上禮樂達乎天下三代而下禮樂徒為虛文（唐禮樂志樂志全文）此湯武之志所以不復見於漢也（應前語）君子觀賈誼王通之言仁義則知文帝之所以得為文帝（褒文帝仁義庶幾乎古）觀賈誼王通之言禮樂則知文帝之所以止為文帝（貶文帝禮樂不及乎古）謹論

立說貫題格　此篇與湯武仁義禮樂論同意

三王法度禮樂如何　　常挺

出處　荀子大畧篇言咊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苟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

立說　為法度者君道也為禮樂者師道也君道要與師道相維三王因人心有和順之機作為禮樂道廸既久然後建一法立一度可以更千萬世而不變者是其君道與師道並行也

批云　文字體面亦有本祖真得省閑作文之法

論曰法至聖人而止（指三王）聖人之治至於盡君師之道而止（君道指法度師道指禮樂且包題未說出有禮樂而後有法度意）蓋君道立則天下無餘法（法度）師道立則天下無餘理（禮樂　君師二字本之尚書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道不與師道而相維（粘上君道師道字反下）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謂茍非先以師道而教禮樂則不能以君道而立法度　孟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三代之興（正說三王）更數聖人而植立千餘年之天下（說三王為治之道）殫智畢力以為經世之規模（殫畢皆盡之義）是豈徒法云乎哉（豈是徒然之法度必有禮樂為之先）道莫大

於君師照君師二字聖人迭出而任之任君師之道導迪人心措之極和極順之內先導之以禮樂記樂記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此是效前篇主意彼其心志浹洽於道教之久謂浹洽於禮樂之久一旦有所設施謂立法度則其耳目狎熟以為吾聖人之立法議制皆遺我於便且安之地也謂人心知禮樂則知法度有順從而無強梧強梧逆而不從之貌有和懌而無睽疑和懌樂也睽間疑貳也茲其一法一度之立可以更萬世而不變而後可以立法度於長久是非不能變三王之法度與下文而三王禮樂之教有以維

法度於不容變也（發盡主意）法度立於君道禮樂出於師道君師之道並行（分曉說出主意）此三王之法度禮樂所以為盡善也歟（應破題君師字繳盡主意）三王法度禮樂請申荀卿之論吾嘗求其所謂法度矣（便開起把法度與禮樂對說）關雎麟趾之詩則有其意（詳見毛詩關雎麟趾之篇又明道語錄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小雅魚麗之詩則不多辭（小雅六月詩魚麗廢則法度缺矣）葢致太平一書則聖人之心術智慮無遺焉（唐褚無量建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吾固知法度者君道之所由立也（應冒頭法度立於君道）至於禮樂

者對法度說果鐘鼓云乎哉果玉帛云乎哉語十七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求之六經格言禮一順也樂一和也註見冒頭和順之外無禮樂禮樂不過和順二字而已禮樂者誠師道之所自出也應冒頭禮樂出於師道以上雙關說未分輕重然則禮樂與法度二歟設問曰禮樂固與法度二答上文而法度自禮樂出則一也歸重在禮樂上何者喚下文聖人以一身而任君師之責總君師字君道師道會於聖人之一身應冒頭聖人之道至於盡君師之道而止法度禮樂安得岐而二之岐分也言法度自禮樂出不可分而為二也大抵禮樂者

人心和順之本也（應上和順之外無禮樂）本此和順則法度可以行（有禮樂則有法度）失此和順則法度雖欲行而不可（無禮樂則無法度）先王立法議制（法度）將於人心而強矯之耶（有禮樂則和順）將於人心而和順之耶（無禮樂則強矯且疑辭雙下）此君道所以待師道而並行也（應冒頭君師之道並行）故自吾師道之立也（先立師道教之以禮樂）以是禮而導人心於至順以是樂而導人心於至和（見冒頭注）人心安於和順之天（總上和順二字）知有禮樂則知有法度（主意分曉）然則師道立而君道亦至矣（應君道師道字）吁此言

治者止於三王而三王之治亦至於盡君師之道而止也應破題語原題發明法度出於禮樂照主意用君道師道相維之說思昔三王之興正講本題上繼三皇五帝鴻荒之治三皇謂伏羲神農黃帝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下開百千萬世文明之運文字體面以開闢天地之規模而極世變江河之思慮世變猶江河愈趨愈下中間千有餘年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千有餘歲出賈誼傳所以維持人道之大經人道謂法度接續人文之脉絡人文謂禮樂益於數聖人有望焉指三王聖人亦曰君國子民之道不容一日不盡心父師不及

之功尤不可一日而無教先入教以禮樂意記禮運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故禮人心之禮也樂人心之樂也只是以是禮而導人心於至順以是樂而導人心於至和意聖人因之而教禮樂焉歸三王教之以禮樂上來敘為彝倫書洪範彝倫攸敘修為人紀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置之充然大順之域記禮運大順者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此是人心之禮夏篚之用殷輅之乘周冕之服不與焉語五註篚黍稷之器夏曰瑚又語十五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去聲三王之禮不在此洽為德澤賈誼治安策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流為雅頌漢薛道衡傳禹湯文武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納於藹然至和之中樂記樂者天地之和

也此人心之樂大夏之興大濩之作大武之奏不與焉全是步驟王胄湯武仁義禮樂論正講　前禮樂志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又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大濩大夏大武　與去聲三王之樂不在此此處全學前篇步驟當時之所謂禮樂說人心之禮樂惟見其四極和寧而已柳塗山銘夏后氏勳勞萬邦和寧四極惟見其萬民咸悅而已書太甲湯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惟見其江漢無犯而已詩漢廣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　三王時人心禮樂如此斯民難與慮始者令可與之樂成此語出左傳又見下註相與立法蓋不獨已日而乃孚易革卦已日乃孚註生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是何也

設問教之以師道也既至應師道字則與之相從於君道也固宜應君道字謂能以師道而教禮樂則能以君道而立法度矣一旦創為法度斯民不驚且疑安其教則安其政矣應冒頭有所建立設施則其耳目狃熟以為聖人之立法遺我於便且安之地故井田什一之法行天下知其遺我富實矣後祭祀志井田什一三代之所同肉刑三千之制立天下知其導我向善矣書呂刑穆王訓夏贖刑云云五刑之屬三千創為校庠序之規知其教我也孟滕文公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設為封建之制知其字我也唐蕭瑀傳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之藩屏

人心未易曉明立一法而猶不聽（謂人心知法度之教）三代聖人一法度之立而斯民共之如律度量衡之不可易（要引法度）

（歸禮樂上　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吁人心一和順之機蓋於是乎見（應人心和順字）惟其因彼禮樂之和順而立我法度於無窮（應冒頭三王禮樂之教有以維法度於不容變）故法度立於一時而一時便且安法度傳於子孫而子孫便且安法度行於千萬世而千萬世可以長守而無變（以上三句應冒頭便且安語亦應一法一度之立可以更萬世而不變）

夏嘗亂其紀綱而紀綱終不可得而亂（書五子之歌令失厥道亂

其紀綱商嘗覆其典刑而典刑終不可得而覆孟萬章上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周嘗缺其法度而法度終不能不復詩六月魚麗廢則法度缺矣是法度未嘗不可變也抑人心禮樂之澤不可泯也應冒頭是非不能變三王之法度而三王禮樂之教有以維法度於不容變也荀卿子謂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引本文見題詳註吁法度禮樂三王豈有他技巧哉蓋以盡君師之道而已歸主意君道師道字以上大講先論三王因人心之和順而為禮樂禮樂教之既久然後立法度則人心樂從雖千萬世而不變繳結意盡雖然三王之法度禮樂非一人之為也

抑非一日之積也(其來也久)葢自皇治既降(三皇)帝文始開(五帝)堯舜氏作(見易繫辭)其爲風俗計也已悉(爲治之道意)衣裳宮室之制得於十三卦之先(易繫辭黃帝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云云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葢取諸大壯詳繫辭)命夷命夔之教載之二典而可覆(書舜典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然則法度禮樂興於唐虞(唐堯虞舜)盛於三王(禹湯文武)而大備於成周之世(揚問神如周之禮樂庶事備)其閭創始有由也(歸之唐虞創始之功)故不觀荀卿定法度制禮樂之言無以知三王備王道之成(題性)不觀

揚子雲法度彰禮樂著之論無以知唐虞開帝功之始

揚問道虞夏行堯道法度彰禮樂著吁帝王不作君師之責吾誰歸不走了君師字末有歸之令日意亦寓不足意謹論

前篇謂人心有仁義則有禮樂此篇謂人心知禮樂則知法度是用其主意做其步驟不可不參看

貫二為一格　此篇與帝王要經大畧論同格

聖人備道全美　　林執善

出處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至聖人備道全美者也

立說天下之美豈有外於道而道豈外於人哉然天下之人均有是道而不能備是道道有一之未盡則其美必有一之不全聖人豈有異於天下之人哉其道本人之所常行而其美皆人之所當得惟聖人能盡人道之極無有一毫之不備所以充之於身則為一身之美達之於天下國家則為天下國家之美凡衆善之美無不全也

批云法度整嚴氣象廣大首尾相照應有如常山蛇之勢前輩典刑如此真可為後學矜式

論曰天下之至貴者至貴指美字皆具於人之一身一身指道字謂美在道之中特患夫人不能盡其極耳盡其極指備與全字謂天下之人不能備是道則不能全是美惟聖人則能備而全之人惟反之於身身是道不自知其可貴而可樂也可貴可樂是美謂道中有美人不知之徒見夫聖人之所存者與人異謂聖人之備且全與冒頭繳處聖人何以異於人哉相應凡天下之所願而不可得者皆集而有之於其身謂道之備美之全以為聖人必有大過人者反說備與全字孰知天下之美豈有外於道

道中自有美而道豈外於人哉聖人與人同耳人而有斯道也則未有無斯美也天下之人與聖人同此道然其道有一之未盡不備則其美必有一之不周不全故其所得於道者有小有大與原題下相應而其美之在身者亦有偏而有全得道之小者其美則偏得道之大者其美則全聖人盡人道之極者也極字是備其道本人之所常行道與人同而其美皆人之所當有美亦與人同夫惟天下常行之理至於聖人而後無遺憾天下之人不能備此道惟聖人則能備之無遺憾見備意故自其心而充之於身從道中推出去則為一身之美能備是道則能

全是美與講題相應自其身而達之於天下國家從道中推出去則為天下國家之美與講題相應地位開闊當時尊之萬世仰之尊字仰字見得聖人之備與全處與大講末相應而聖人之心歉然不足且不敢以為備且全也與結尾相應聖人何以異於人哉應接題聖人之所存者與人異聖人備道全美請因荀卿子之言而申之引本文夫天下之謂美者提出美字說皆人之所同貴而同欲也只是冒頭接題可貴可樂意人之情好善而惡惡記緇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好榮而惡辱孟子公孫丑上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所好皆至

美之事而所惡皆不美之名且雙說美與不美字使順其所好而行之人若能順其所好便是知道了以之處己則順而祥身之美以之治人則愛而公天下國家之美以之養心則和而平心之美用三个以之格以上三句出韓文原道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顧豈非可樂之事哉應接題可樂字是皆人之所得有者也應冒頭皆集而有之於身然人皆知好之而不能有之者何哉粘上好字有字設問道原於天而授於人至此方出道字前董仲舒策道之大原出於天人有是道而不能為己有也粘上有字說不能備道則人雖有是

美亦不得而有之也（是以不能全美）人不能有是道而道豈外於人乎（應冒頭道豈外於人哉）即其日用飲食日由於斯道之中（應冒頭人而有斯道也）苟不至自絕於道則莫不皆有一二可見之美（應冒頭未有無斯美也）特庸人不自知耳（不知道中之美）惟賢者則知是道之所在而求以備之者也（賢人勝於庸人）故其美之在身者亦各隨其所得之小大（應冒頭所得於道有小有大美之在身有偏有全）其淺者為聞望之美（此是美之小者詩令聞令望）其盛者為事業之美（此美勝其淺者易坤卦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即其成也為充實之美（此美又勝

其盛者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然知之而未至體之而未具轉跡不能備全上應冒頭道有一之未盡則美之全者或缺焉應冒頭則其美必有一之不周此備道全美所以獨歸於聖人也歟轉歸聖人身上今夫聖人之道何道也就聖人上正說韓原道斯道也何道也與下文即其父子而有親焉以下講道字孟子即滕文公上父子有親其君臣而有義焉同上君臣有義即其夫婦兄弟而有序別焉同上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皆天下之通道也以上三句是道之常應冒頭其道本人之所常行天下有是道之常而聖人盡是道之極應冒聖人盡人道

之極也衆人之所不得有者聖人皆萃而有之矣應原題人不能有是道等語觀其君臣則仁敬之至也至是備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觀其父子則慈孝之極也極是備同上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觀其內外長幼之序則或友或恭或順或睦也見上註長幼有序又書舜典五典克從註兄友弟恭也又左傳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天下之美孰有大於此者此是道中之美故充之於身則語默出處動容周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身之美也以下四句是說全美處易繫辭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孟動容周旋中禮又中庸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應冒頭充之於身則為一身之美形之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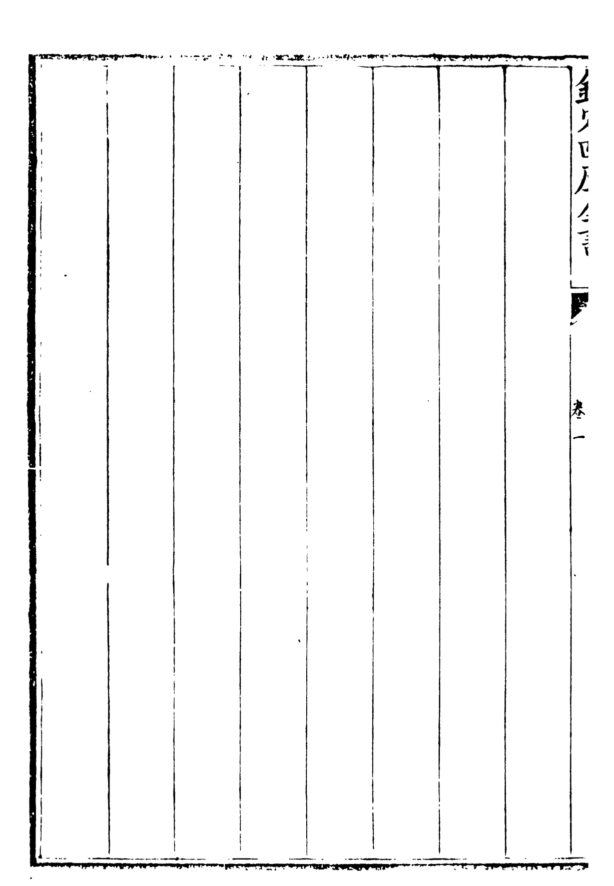
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不言而化不肅而成一家之美也見左傳云云又柳文晉問平陽堯之所理焉有無為不言而垂衣裳之化又孝經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應冒頭達之於國則朝廷正而百官治一國之美也前董仲舒策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應冒頭舉而措之天下則黎民雍而萬邦和天下之美也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應冒頭達之於天下國家則為天下國家之美在上則美其政荀子儒效篇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則美其俗前董仲舒策教化行而習俗美道行則美見於治如堯舜禹湯文武聖人之治不行則美垂於書如孔孟荀揚聖賢之書其致治也郊焉而假

廟焉而饗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備矣此是美見於治者　韓原道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又董仲舒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備矣其垂訓也燦如日星信如四時理義之會事物之情莫不咸在而天道備矣此是美見於書者又前漢執此之令信如四時天下之所願而不可得者惟聖人能全之應冒頭天下之所願而不可得者皆集而有之於身豈有他哉喚下文亦盡人道之極而已應冒頭聖人盡人道之極也人之一身天下之至貴者無不具也應破題天下之至貴者皆具於人之一身聖人不患不能全其美而患不能備其道惟聖人能備其道則能全

其美蓋以人道之大有一不備則猶四體之不具應冒頭道有一之未盡則其美有一之未周祥孟公孫丑上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而美之全與否則聖人不知也聖人但知備道而已非求全美而美自全由天下後世觀之則聖人之美孰有加焉者哉應冒頭天下尊之後世仰之致其詠歎則曰美哉韶濩大武之德也左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扎來聘請觀周樂云云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極其形容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語十九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此荀卿子

備道全美之言所由發也引本文繳結盡由聖人觀之從由天下後世觀之引入由聖人觀之文勢不斷則其所全之美歟然若有不足而道之大備猶曰未備焉應冒頭聖人之心歟然不足且不敢以為備且全也是故舜竭力於孝而天下不足以解其志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云云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云云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不足以解憂云云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文王視民如傷而天下不足以易其憂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夫子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而不遑於退處也韓進學解仲尼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夫是道之美至聖人而盡猶有

憂焉何哉與下文此人道之所以為無窮而天地之大猶有憾也含有餘不盡之意見中庸謹論



貫二為一格　此篇與聖人備道全美論同格

帝王要經大略　彭方迴

出處　唐裴垍賢良策嚴尤三策人以為一可采也侵偪則驅而逺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外之要經靖邊之大畧也

立說　帝王所謂大畧非出於要經之外而經之要者又非區區守禦之云不過自治而已全篇本中庸九經為說謂此乃為天下國家經常不易之道吾惟即其要而持之至於帝道修明四裔自服人見其為畧之大而不知實得於經之要也

考官批云　說有根據造辭老蒼較之他作氣象大段不同真可為肴闈多士之冠

論曰聖人之自治有常道（常是經謂帝王自治有經常之道）故所持者約而其用博焉（約是要博是大用是畧）夫中國之所以異於外裔者（氣象好）以經常不易之道存焉耳（此是要經）而聖人所以自治其中國者（應破題自治字是主意）初豈以遠人之變而易吾之常也哉（應常字是經）如其捨我之常徇彼之變（反接上面常變二字）擾擾然求其治於彼（徒欲靖邊）以為制敵之畧（照題畧字與大講相應）而所以自治者不以定力持之（不能自治反照主意）則要經不立（出要經三字反說）在我固已失其制之之本矣（失其自治之要經）而安能

使彼之帖然受制於我何以絜外靖邊盍觀諸帝王乎歸正中國者帝王所自立也此句出文中子彼其以一身為中外之主謂帝王一身為中國外域之宗主而異俗懷服無有異向使外域向化無有二心是孰使之然哉喚下文或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謀畧之大致然須要如此發方見題上大畧字而不知其操約以御博約是要博是大篤近而舉遠篤近是自治要經舉遠是治人大畧與原題相應帝王之意亦惟曰凡為天下國家有常經見中庸全篇祖此一句立說乃中國所以為中國之道此是自治常道吾當持之而不易耳應持字至於常

道修明四裔自服要經中有大畧此其理之必然而吾何與知之哉與大講人見其為畧之大而吾不知相應是意也唐之裴垍畧道破裴垍惜語焉而弗詳耳畧責之未說出此句是韓原道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帝王要經大畧如何請循其本應前制之之本字夫自山河兩戒奠布埏垓設難辨論自此以下造語頗異唐天文志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又前漢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九夷八蠻紛紛籍籍書旅獒通道于九夷八蠻謂自有中國便有外裔龍戰野而豕負塗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睽卦上九睽孤見豕負塗久矣其為方內患矣謂四裔久為中國患帝王者作說帝王來則地彌天區界軼

海內語與句新皆有所祖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三苗丕敘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維其喙矣緜詩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而毋或越厥志孟子敢有越厥志吁果何自而得此哉設問意其厲志講武駟伐盛威於中國見毛詩則莫我敢昌詩則莫我敢昌然而振旅還率書禹謨班師振旅詩出車勞還率也率與帥同又焉用兵謂帝王未嘗用兵矧夫習威暴之事樂戰鬬之危者又非徒抗兵相加之所可折謂外裔氣習非悍用兵曾謂帝王為之乎帝王肯如此毋亦其謀畧過絕於人有以制之耳應冒頭或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謀畧之大致然吁又不然矣建

元天子（建元漢武帝年號）號為雄才大畧（武帝贊雄才大畧）計其囊括包舉之智當不在帝王下（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包舉宇内）然輪臺之詔終怵然動心焉（前西域贊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是豈其長駕遠馭才畧未宏（相如諭蜀文武帝長駕遠撫）抑未識所謂要經者而自治焉爾（謂武帝知大畧而不知要經原題至此皆是步驟摟晒漢屈羣策論）要哉帝王之經乎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云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其要也（唱出要字）而柔遠特經中一事耳（摘出柔遠以為

特九經中之一事見得古人非區區於守架

自其行乎修身之經惟知非禮勿動而已也中庸非禮勿動所以修身此上是本以下是效

至於謹德而四夷賓人見其畧之大而吾不知也要經中自有大畧書旅獒明王謹德四夷咸賓

自其行乎尊賢之經惟知賤貨貴德而已中庸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此上是本以下是效

至於難任人而蠻夷服人見其畧之大而吾不知也要經中自有大畧書舜典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明德睦族親親之經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此上是本以下是效

而蠻貊之莫不尊親非所計要經中自有大畧中庸是以施及蠻貊云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求賢

用吉敬臣之經也詩卷阿求賢用吉士也以上是本以下是效而海內之莫不來臣非所期要經中自有大畧前董仲舒策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執其經於體羣臣子庶民之時則疏附奔走羣才輯也緜詩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懷保惠鮮民生遂也書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上是本以下是效而昆夷之駾自駾矣要經中自有大畧註見原題循其經於來百工懷諸侯之時則斯干考室羣力齊也詩斯干宣王考室也錫韓褒申衆志勸也詩韓奕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云云又崧高云云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此上是本以下是效而淮夷之來自來耳要經中自大畧詩江漢淮夷來求

此段應冒頭至於常道脩明夷狄自服吾何與知之吁此帝王事也歸帝王上帝王不作而後之制敵者吾惑焉入後世深謀以傾之其名曰計畧非要經中之大畧儒學傳徐明遠其計畧過人耀武以威之其名曰兵畧非要經中之大畧文中子魏相篇魏相真漢相識兵畧窮兵遠討以薙獮之其名曰遠畧非要經中之大畧薙音雉剗除也獮音鮮秋曰獮殺之也後西域傳懷致遠之畧彼固自以為吾制敵之畧舉天下莫能抗也上連用三個畧字但非帝王之所謂大畧應冒頭捨我之常徇彼之變擾擾然求其治於彼以為制敵之畧不知中國之異於外裔者以其經常不易之道爾應冒頭接題帝王之所謂大畧非

出於要經之外而顧乃漫不省焉謂後世之人不知也則夫能空幕南之王庭西域贊幕南無王庭而不能不減海內之戶口又昭帝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若漢武者前後相踵也如武帝所為者多矣況唐德宗乎一句歸德宗極省力裴垍舉帝王之事告之引本文而歸諸要經大畧似矣且說裴垍之言似是豈知大畧非出於要經之外而經之要者又非守禦云爾也垍謂帝王御外之要經靖邊之大畧是分而為二也此篇主意在此二句是合二為一者也垍何足以知之夫中國之失其所以為中國也久矣再喚起中國說非宮府一體則不能定中原蜀志諸葛亮傳上疏宮中府中俱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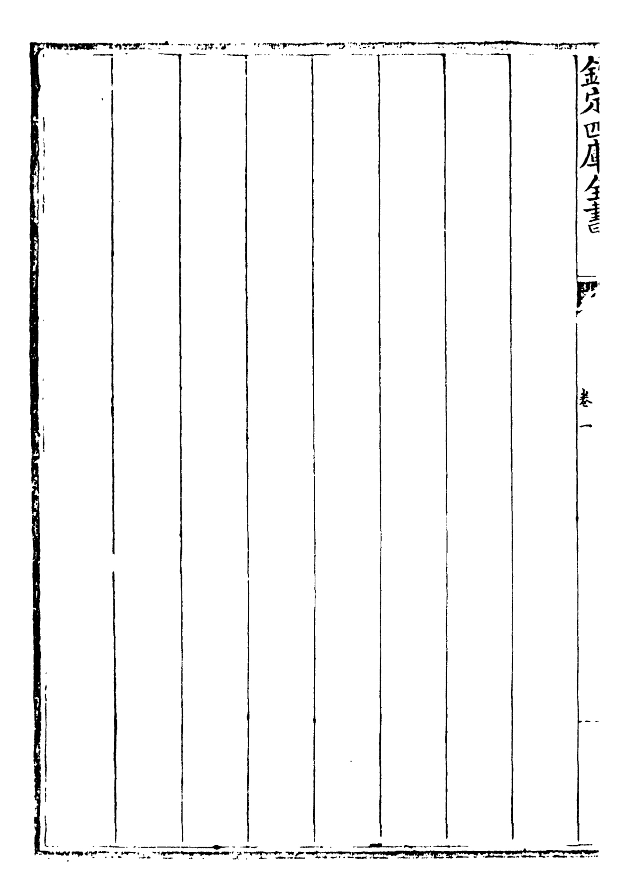
一體云云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非朝廷肅清則不能定山東韓愈元和聖德詩朝廷清明無有欺蔽云云東定青徐積年之叛又平淮西碑旋取山東堉所事何如主也堉所事乃德宗不如先主憲宗所以平西戎者特在邊境間乎題下文陛下之問及此也豈不以西戎未平乎臣伏見陛下境土之兵衆矣邊塞之將多矣但令有所統一則凱樂之期可依而望也君子之論有本有末本是應冒頭本字末字要說結尾意去古愈遠敵患益深謂後世不如古外患尤甚於古則禦外亦要經靖邊亦大畧堉之言未失也畧放寬裴堉為結尾張本要其本本元元之論應冒頭本字則帝王之要經大畧識者必有以辨之矣又拆歸本意文有抑

揚搉縱應冒頭唐之裴垍惜語焉而弗詳耳雖然內夏外夷聽其自附盛德事也古人非求服四裔帝王所本益深遠矣應本字降及後世亦謹守疆埸事急則戰而已此一轉謂帝王之事未易為後世得如裴垍之言亦未為失埸音場亦邊境也語出左傳四裔可服而未易遽服也亦是難事文德如舜則苗格舞干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用以解平城之圍則君子以為疏矣後崔寔傳俗士不知變以為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又匈奴圍高祖於平城故曰垍之言亦未為失也應前句特未識帝王之經與畧者耳又折歸主意畢竟裴垍之言亦有可取特非所以論帝王耳雖然

尚以俟後之師式帝王者後崔寔論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暗說令日此篇極得

文字抑揚操縱之法宜細觀之謹論

前篇謂備道之中自有全美此篇謂要經之中自有大畧是貫二為一格可以類推



推原本文格　此篇與孝武號令文章論同意

漢訓辭深厚如何　戴慶炣

出處　前漢儒林傳序公孫弘為學官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禮壞樂崩朕甚愍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崇化厲賢臣案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立說　就本出處上文崇化厲賢主意謂武帝所下詔令其訓辭所以深且厚而不流於淺薄者由其崇儒重道有古人之遺意故也

批云　主意純正文筆駿發深得前輩論體　人批此篇下得言語最好

論曰英主以崇儒重道為心　主意　英主指漢武帝崇儒重道指出處上文崇化厲

賢則發而為言者始不流於薄矣言指訓辭字薄反形深厚字夫太上忘言其次有言語老粘上言字說則言固非得已也至於有言不如忘言不得已而言焉粘上文而又無補於風化之大則是不以崇儒重道為心則言之薄亦甚矣訓辭安得而深厚惟當儒學湮晦之餘暗說漢武帝時深思吾道一脉不絕如綫指出處本文禮壞樂崩朕甚愍焉意慨然出而崇獎作新之此其意至美也指本文崇化厲賢見得武帝崇儒重道之意一旦發之詔令誕告天下訓辭識者誦其言味其旨謂天下之人誦詔令之言辭味詔令之旨趣真見溫醇正大之氣藹然可掬

形容深厚意則其待天下者固不薄深厚而所以為言者亦未可以薄而窺之也應破題薄字漢武元朔一詔元朔五年詔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益非尋常詔令比也語好訓辭所發無非崇化厲賢之真意主意此意近古謂崇儒重道有三代之遺意孰不聳動於觀感之下謂天下之人喜其詔令公孫弘等諸臣嘉稱而樂道之敘出處本文其曰深厚也固宜發盡出處本意史臣筆之儒林序傳吁有旨哉漢訓辭深厚如何請申之讀高帝省賦之詔其意固仁恕矣而謂之深厚則末也便從漢詔原起漢高帝本紀十一年二

月詔曰欲省賦甚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讀文帝重農之詔其意固懇惻矣而謂之深厚則末也文帝本紀二年二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讀景帝讞獄之詔其意固寬恤矣而謂之深厚則末也景帝紀五年九月詔諸獄疑輒讞之謂高文景三君之詔未謂之深厚要歸武帝上求夫人主數心腹腎腸而布之言語號令書盤庚令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乃隱然有深厚之意應上深厚字此豈規規然求為是文辭哉要引下文崇儒重道之心夫固有以發之也入主意明快不然則

深厚之褒何獨歸之元朔一詔哉反說有力是時考官批謂切近明快謂此等處也況自秦人私制謂詔令使羣臣庶民畏之如虎狼用前華文而無雍容樂易之意無崇儒重道之意經生學士坑滅殆盡固無望其招延而涵育之也此段說秦人焚滅之禍無復崇重之意文有起伏

通鑑李斯上書云云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云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　同上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云云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雖詔令數下數入聲亦自有聳動羣聽者謂漢之詔令亦有可

取者但不如武帝之深厚然馬上之習甫除陸賈時時稱說詩書高帝曰乃翁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黃老之說已入本出處上文竇太后好黃老術宜王言之深厚不能不屬之上嘉下樂之武帝也急收入本題可謂簡快武帝詔朕上嘉唐虞下樂商周武固非真知道者先揚後抑語有稱停其亦念吾儒之道說主意自春秋戰國以來湫底壅遏亦不應若是之久也應冒頭當儒學湮晦之餘如孟子序堯舜湯文周孔之道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之意學之末勸本出處勸學興禮俗之末醇本出處博士弟子員之末置本出處下文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往來于懷如有

求而弗獲者用檀弓語想其胸中所存畧不敢有一毫鄙夷厭薄之意形容武帝崇儒重道之意開導之訓迪之只是崇化厲賢之意直欲續儒道之一脉應冒頭吾道一脉不絕如綫此其辭豈不深且厚哉此訓辭所以深厚令取其訓辭而讀之卻把訓辭中語鋪排出來形容深厚意如愍禮樂之廢壞見題注禮廢樂崩朕甚愍焉其視古者教民中和同一指趨也應冒頭此意近古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情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偽而教之和如明居室之大倫出處上文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其視古者婚姻以時同一風教也應冒頭此意近古詩桃夭序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如欲延天下

士以登於朝出處上文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視古者旁招俊乂同一規模也應首頭此意近古書說命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詔之頒總上文豈惟春秋戰國之所無應自春秋戰國以來等語而亦高帝文景之所未暇及者也繳原題下高文景三君事謂三君之詔不如武帝之深厚弘也入題實參衆議條列來上此是公孫弘說合入此語且以訓辭深厚稱之敘本文夫帝之號令煥然可述武帝賛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若詔問公卿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廣教化美風俗也詔諭巴蜀元光元年五月發巴蜀治南夷道詔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詔舉賢良建元元年正月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皆詔也

謂以上三詔奚獨是詔號為深厚哉難元朔一詔其意蓋謂崇化厲賢解歸主意見本題注髣髴三代聖人之遺意應冒頭此意近古矧數百年絕響之餘應冒頭當儒學湮晦之餘慷慨發憤欲一旦而振起之應冒頭出而崇奬作新之殆未可以尋常詔令比也其訓辭深厚皆自崇儒重道中來不可專以他時詔令為比應冒頭語自時厥後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出處下文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史臣筆之儒林序傳其亦知源流所自來矣照冒頭結處雖然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武帝贊孝武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固未為不識吾道之

味者語好奈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則訓辭亦未純於深厚也大凡欽漢唐論先褒則後貶先貶則後褒此篇既是一力褒武帝至此不容不容貶之元封詔茂才異等至以泛駕之馬踰之元封五年詔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者旨意一差趨者瀾倒謂武帝上面一詔言語未謂之深厚是以人皆放之　韓進學解回狂瀾於既倒於是上書自鬻待詔金門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四方之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萬數方朔待詔金馬門往往皆跅弛之士見上注　跅音托謂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之士而儒道為之蠹蝕矣儒道亦蠹壞晦蝕安得深厚愚故為之說曰元朔一

詔帝尊經之心發之也本題注意元封一詔帝多欲之心累之也見上汲黯注自作議論斷以元朔之詔為帝喜也褒之又以元封之詔為帝惜貶之也考官批云以元封元朔二詔並說褒貶亦是謹論

推原本文格　此篇與漢訓辭深厚論同意

孝武號令文章如何　繆烈

出處　前漢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立説　就出處上文表章六經上立意謂武帝之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皆自表章六經中來葢六經者治道之本有聖經以為之本則發而為號令文章皆自然而然有可稱述苟不本諸經而徒用力於號令文章之末又何足取哉

考官批云議論正大文勢發越可謂傑特之作

論曰治道未有無其本也本指表章六經本立則其見諸顯設者皆自然而然顯設指號令文章自然是主意初非容其心也無容心只是主意自然之說六經者治道之本明說出六經是本盛帝明王之極致舉不外是謂帝王之治自六經中來其措辭立論雖非後來所可企望見於六經中無非號令文章豈後人所能及元本是希聲寡和後改云措辭立論以元本四字非冒頭語然洪模懿範昭布森列六經模範可法挹其餘潤則典則程度自有可觀者焉六經典則程度皆號令文章之法世之有志於治道

者說後世之君孰不欲舉一世之治應破題治道字使煥然皆有華藻之可述言號令文章然求之號令鮮可人意號令不足取求之文章徒飾虛言文章亦不足取元本是骫骳蓋稱後改云徒飾虛言以元本四字非冒頭語或者見其不如古而歸咎於號令文章之不修不知本不知此豈用力於號令文章者所能得哉要自然而然有經術以為之本應主意本字沉浸醲郁之餘自六經中發出去韓進學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由是而充則自有不容掩者矣無非號令文章漢武帝承禮文多闕之後題上文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迄能使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本稱贊其號令文章之盛哉文盛　班孟堅述其所以盛粘上盛字歸班固而先之表章六經之一言出處下文吁其知武帝治道之所自出也歟出於六經孝武號令文章如何請申之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書冏命全句渙汗大號令出惟行易渙卦渙汗其大號又書周官令出惟行弗惟反非六經之所以為號令者乎六經中言號令處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棫樸全句非六經之所以為文章者乎六經中言文章處號令之明文章之粹未有過此者鎖上兩扇豈不足以垂百王之軌

範萬世之龜鑑歟謂六經可為後世之法然自三代而降後世乘時施為有志於治道者應冒頭世之有志於治道者豈不欲以古之號令者為號令以古之文章者為文章卒之卑陋蹇狹不廣大之貌瑟縮骫骳不舒暢之貌骫音委骳音靡不振之貌行之一時已不足以動天下之觀聽尚何望其傳之後嗣詒之來世也哉自此以上是應冒頭反說一段蓋自文侯之命稱述於東周者書文侯之命乃周平王命晉文侯之辭辭體卑弱已無復君陳康誥之舊而號令不如古書君陳乃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辭康誥乃成王封唐叔之辭謂平王號令卑弱不及

成王自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文章不如古並詩蕩篇全句謂周厲王之時文章不如文武成康之時自是而下源流益遠愈不如古秦人不師古始史秦紀淳于越曰令陛下事不師古焚滅六經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藉焚書坑儒見漢訓辭深厚論原題詳註亦既自拔其本自塞其源矣應本字　晉國語已自拔其本矣徙木之令史商君傳商君令未布乃立木於市南門募民有徙置北門者予十金人莫敢徙復下令曰有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封禪之文史始皇紀禪梁父乃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立位作制明法徒足以驅一世於聾瞶其於號令文章何足多論原題照主意用六經中號令文章可為法則起

歷敘三代而下號令文章不如古漢興高皇帝起自馬上不事詩書前陸賈傳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一時所謂號令文章者不過羽檄名兵大風起舞而已高帝紀三秦可傳檄而定檄尺書也加羽毛取其速也高帝號令如此同上帝置酒沛宮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高帝之文章如此時方草創君子無望焉謂高帝草創固無望其號令文章之美至於文景漸有可稱漢文帝景帝後元詔令温然粹然寖有古意後元文帝年號君子以為廣游學之路刺六經作王制實為之先也孟子敘文帝廣游學之路又前郊祀志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謂文帝之號令文章自六經中來若夫

禮樂未遑制度多闕亦以時之未暇耳賈誼傳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當興禮樂帝謙遜未遑又制度疏闕誚文帝號令文章未純武帝光紹鴻業正說武帝以言其時則漢興六七十載煙火萬里也史律書文帝末年烟火萬里以言其資則雄才大略高邁前古也武帝贊帝之雄才大略漢家一代之治發揮而潤色之豈非此其時乎謂武帝勝於高文景時當有號令文章之可述自今觀之興廉有詔元朔元年詔求言有詔建元元年詔舉茂才有詔元光元年詔號令班班聞者至今可使聳動得鼎有歌元鼎四年得寳鼎天馬有歌馬生渥洼水中作寳鼎天馬歌樂章有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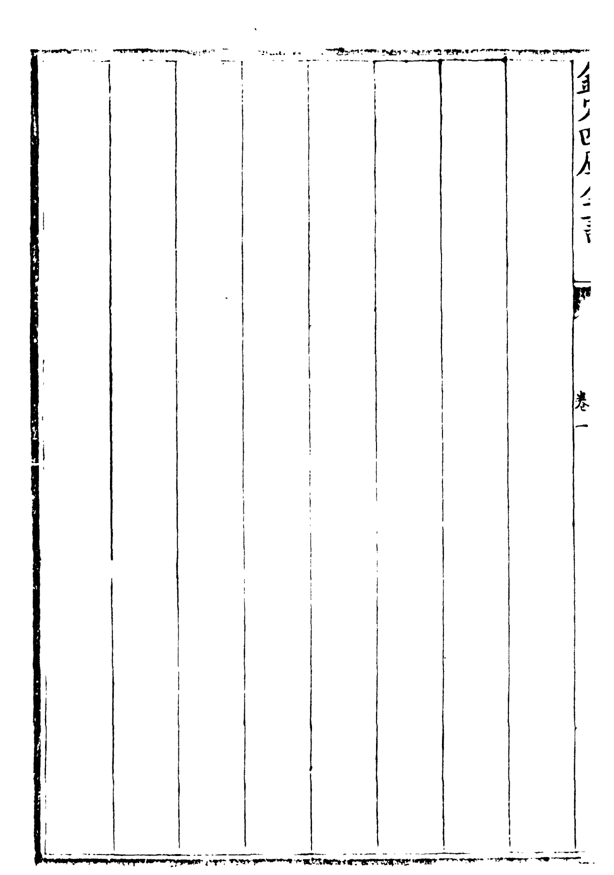
前禮樂志文章炳炳見者至今猶足見耀夫爛然雅奏玉振金聲前兒寬傳斐然前陳日光玉潔韓文日光玉潔人知其為帝之號令文章爾豈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題注帝之自本自根蓋有在也班孟堅述其燦然之盛足以詒謀後嗣題注而叙事之首表章罷黜實為之先見上究其旨意豈直以修郊祀改正朔協音律以此為盛而已哉題注意者黃老之言盡屏時好儒術登崇相與辨難前儒林傳序故能使文章爾雅訓辭溫潤同上膏之沃者光茂源之深者流長信

有自來矣（謂以六經之本而為號令文章　史儒林序全句）不然異時內外相應無非義理溫潤之文（號令文章）儻非所積之宏所培之厚豈能強至是哉（非本之六經安能用力而為號令文章　應冒頭此豈用力於號令文章者所能得哉）太史公之作史記也（司馬遷）盛稱建元元狩以來文辭燦然（武帝二年號）不述於表不述於紀而自序於儒林傳之首（見儒林傳序）遷其知所本始矣（應主意本字謂遷之說亦謂號令文章本之六經）意者班固之言其猶有所祖述歟（謂班固之言得之司馬遷）厥後王通續書之著（文中子曰續書始漢）既嘆五帝之典三王之誥不

可復見而於漢之制志詔策深所致意文中子周公篇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且曰帝王遠矣舍漢其將安之同上天地篇子曰五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其將安之然則班固所謂後嗣得遵洪業豈不信然題注以上大講先說武帝之號令文章歸於表章六經之功又以班固祖述太史公敘儒林傳之意及文中子取漢之說文有證據雖然續書無傳君子嘗深為文中子惜文中子續書無傳於世如使漢之號令文章果能無愧於典誥之舊則續書制志至今存可也注見上毋亦可以為漢之盛而未足為五帝三王之盛歟此二句少抑漢

武只能為漢之盛仲舒之言曰強勉學問知益明董仲舒對武帝策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武帝有可為之時有能為之資又有大有為之志時資志三字皆與前面相應表章罷黜以來意向亦畧定矣見前注惜夫多欲未克不能勉其所未至汲黯傳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其欲效唐虞之主乎於是號令文章非不燦然可述而可見者僅止此只能為漢之盛如使以仲舒所謂強勉者加之意則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題下文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結尾意謂帝不知加學問故號令文章僅止於此寓嘆惜意謹論

前篇本上文崇化厲賢所以訓辭深厚此篇亦本上文表章六經所以號令文章可述格同意同可以合看



立說尊題格　此篇與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論同意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　陳松龍

出處　揚子五百篇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立說　以形而觀則天地為大聖人一身為小以道而觀則聖人之道與天地為一初不固於形也惟其不固於形故擬於彼而參諸此必使無一時不以天地為準則無一事不與天地相似由是觀之一身雖微可與天地並矣

批云　文簡意明非老筆不能道最利初學

論曰道一而已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惟不囿於形者能得之不以天地為大吾身為小是不囿於形也夫其不免囿於形也接上囿於形字說則天地為大一身為小反說主意必將擬之於彼參之於此是強擬而參之果何從而強同也哉何以與天地並有聖人者出正說知吾身之道即天地之道道一而已故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形爾不囿於形天地非道則亦不能以自立天地即此道故惟以此而擬說擬字以道而擬不以形而擬則精思熟慮收視反聽而默參諸一身之間說參字必使無一時不以天地為準易繫辭易與天地準則

無一事不與天地相似用前章語由是而觀則一身雖微可與天地並如中庸可與天地參之意聖人所以厚待吾身而為天地萬世綱常之主者此其事非可以易言也見得聖人一身之大與天地為一揚子謂聖人擬天地參諸身愚請以是而中其說夫自太極一判而為天地提起天地先說則凡以藐焉之身混然中處者此徒以常人論也謂聖人居天地之間張橫渠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苟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見上注則不徒求天地於

天地且自反吾身之天地聖人之一身自有天地鳶飛魚躍在在呈露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參前倚衡如將見之語十五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斯固聖人之事也此是聖人一身之天地然聖人不世出於天下謂聖人不常出而天下之人反說往往見天體在上日月星辰萬象畢麗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又幹原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地體在下山川草木衆彙畢陳同上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吾以一身置乎其中聖人一身居天地之中宜其與動植微物等與萬物一同形色為累囿於形稽驗不熟不能擬而參之而

聖人之統愈不傳（言囿於形者如此）然則見天地而不見道其流弊至此（應冒頭接題一段）此豈聖人果不世出哉（此句引入題目主意）茍有擬天地而參諸身者焉則是亦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正說聖人以道參天地而不以形意）且聖人本無以異於人者（孟豈有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惟其日夜之所擬必思毫髮無愧於天地（說擬字孟是其日夜之所息）嘗擬諸天地曰乾稱父坤稱母父母之愛宏矣（見上西銘注）反而參諸吾身果能視生民如保赤子否也（前路溫舒傳文帝愛民如赤子）嘗擬諸天地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覆載之

功溥矣〔列子天瑞篇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反而參之吾身果能納八紘於度內否也〔猶呂與叔克己銘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意又聖人以天下為度〕擬其高明擬其博厚擬其悠久無疆〔中庸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所不用其擬〔展轉說擬字〕又參之以平旦之氣〔却說參字孟子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參之以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凡起居食息語默動靜之頃皆可得而參也〔說得參字分曉〕以其所參而終不差其所擬〔擬字參字夾說〕有審訂無揣摩有稽驗無疆揠〔此四字說擬字參字大意強

挹勉力而提拔之意隱然道體密行乎中應道字主意而會廣大於精微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推精微於廣大見上倒說吾不知天地之為聖人乎聖人之為天地乎學莊子語盖聖人此身天地所賦也見得聖人之身與天地一率性會道而形不足以囿之應破題不囿於形意中庸率性之謂道仰觀俯察用功彌博易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斯亦天地之望生人之幸世道之福也文字大體繳盡講題意雖然自三聖執中之學不傳語二十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商周質文之統不續前漢董仲舒策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吾夫子潛

心之夢蓋不復栩栩於西周時矣語好揚子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又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莊子莊周夢為胡蝶蘧蘧然栩栩然或者自是歸諸世數之不傳引本出處將以天地生聖人為期而不復以擬天地為事見本題注何其見道未審也責或問不見道子雲論數之定未定至舉天地而參諸聖人之身見本文夫莫小於一身而天地猶在所可擬吁此亦踐形之學也應形字　孟子盡心上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履此美形也

謹論

立説尊題格　此篇與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論同意

莫應龍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出處孟子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孟子之言蓋本諸此

立説以勢觀之則天下國家為大以道觀之則吾身尤大於天下國家知吾身之大則先立其大可以用天下國家矣

批云文勢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文采如奇葩麗卉最醒人眼視筆下蹇澁者大有逕庭

論曰人主知自立其大自立其大指身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能用大

矣（用大指天下國家）天下國家至大也（包勢之大）人主一身則尤大也（包道之大）世之人主凡其輕用天下國家者豈忍爲是哉（輕用便不能用大）失在於視天下國家甚大視吾身甚眇（眇小也）謂大者之難用而眇然者要非其所係也（其不能用大者以吾之所立者小耳）嗚呼人主一身中兩間而立（見得身之大處如西銘語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意思）所宗主者何事（便見與天下國家相干涉）而顧以小者自狹乎（如此則吾身非可小用也）天下國家一吾身也（因彼而驗此）吾身一天下國家也（推此以及彼）自其在天下者推而在國家

又自其天下國家者移而在吾身見得身之大處非吾之一身大於天下國家乎辭意俱暢天下國家為勢之大至此出一个勢字人主一身為道之大又出一箇道字道大者身亦大身之大以道之大自見其身之大則理一身以用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爾結冒頭意猶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句法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孟子蓋望人主先立其大者歟主意請衍其說

自有天下國家者習聞孟氏緒論只就孟子上說以為人主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本文道之在身又人主之本應冒頭道字詳說反約其究不

越如是而已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不越即不過也　嗟夫此見形知影之論不知本　豈足與言用大之道哉歸主意用大字道字　自家而國則國大於家自國而天下則天下又大於國從小處說到大處　儒者之論謂孟子　顧曰人主一身大於天下國家果若何以知其大也設問　盍以人主一身答上問就身上說　天地賴之而立極生民賴之而立命前輩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　前聖賴之而繼絕學同上為前聖繼絕學　萬世賴之而開太平見上注　以此觀之天下國家大乎人主大乎見得人主一身為甚大　且使

（開設問）益亦曰人主大耳（答）其所謂大（講大字）益以道而不以勢也（應冒頭天下國家為勢之大人主一身為道之大）我立其大以用其大（應破題自立其大則能用大矣）風動教化始於衽席（詩關雎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衽席字歸在身上）一國之本係於一人（同上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一人字歸在身上）斂時五福敷錫厥庶民悉會歸於無偏無黨之皇極（書洪範五皇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又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歸其有極會其有極皇極字歸在身上）不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奚在（說在字有力）不曰人主一身大於天下國家而孰大哉（說大字有力）信矣人主不可不先

立乎其大也（應冒頭主意）澄神反視於深宮獨行之時（漢書聖主獨行於深宮）端本澄源於尸居龍見之際（莊子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真見夫天地之塞吾其體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以上四句出張橫渠西銘全文）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大學全句）所以示教者誰歟（示教在身而已）一家仁一國興仁（大學全句）所以作興者誰歟（作興亦在身而已）篤恭而天下平（出中庸）所以盡是恭者又誰歟（盡是恭者亦在身．連用三箇誰歟似是設疑之辭所以顯見在身而不在他人）此非預天下國家也（不在他）身也（在我）在吾身者

非小也吾身有係於天下國家豈小也哉大也唱得大字有力我之一身雖微似小而天下國家之本積於吾身則甚大天下國家之本都堆積在我身上豈不甚大必正心必誠意則大者立大學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必執中必明德則大者立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必親君子遠小人則大者立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必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則大者立孟子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見張文潛文連用四箇大

者立是歸在身上文勢滔滔似經義體然時文之法自當如此一日二日可樂也而曰有萬幾焉在身上　書皐陶謨篇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匹夫匹婦至微也而曰或能勝予焉在身上　書五子之歌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天下之治泰山四維而曰有積薪厝火之勢焉在身上　前漢嚴助傳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賈誼策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云云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以身立天下國家之極見用大意而不以天下國家局吾身於小應前在吾身者非小也噫嘻茲其所以為大本歟應主意大字茲其為用大之地歟

應破題用大字以上是本以下是效自此而親九族和萬邦堯其盛也自吾身推出去為天下國家之本書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自此而齋慄事親垂拱視阜舜其治也書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揚子虞夏垂拱而視天民之阜自此而勤邦儉家聲律身度百姓咸以仁遂禹其德也書大禹謨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禹聲為律身為度又禮記禹立三年百姓咸以仁遂焉自此而致刑于之化極純被之美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詩思齊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又騶虞詩天下純被文王之化　用四箇自此字是自身上推出去為天下國家之本天下大本培養於宮庭培養是狀本字宮庭是家華

實於海宇華實是狀本字海宇是天下豈惟此哉上連用四箇自此下連用三箇推之推之於四海而準見禮記推之於老者安少者懷見論語推之於舟車所至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見中庸全句吾身大於天下國家的然可信矣說盡本意後世外施仁義者不足以識是大漢武帝前汲黯傳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溺心多愛者不足以識是大唐太宗本贊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執簿書期會為政者併與其本仆之矣漢宣帝王吉疏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此非太平之基也以上連用三箇不足以識是大應不能用大意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詩全句其出而君天下者不惟以一身立天下國家之本而盡君道又能以一身立天下國家之教而盡師道君道師道四字面好常挺省元論是用此四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教之源也周頌維天之命全句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教之推也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教之溥博淵泉也見易乾卦　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處文法是學通書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漢唐人主局其見於一身之小應冒頭視吾身甚眇荒其見於天下國家之大應冒頭視天下國家甚大本原既外如君

道何如師道何繳結下語迅速然則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始足以及此見禮記以下三扇文氣象廣大方總覷得用大意出必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始足以及此見中庸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始足以及此見孟子又連下三箇始足以及此此自是一家機軸謹論

前篇謂天地雖大吾身尤大此篇謂天下國家雖大而吾身尤大皆歸重於身上立意

指切要字格

太宗銳情經術　　楊茂子

出處　唐儒學傳太宗身櫜鞬風灑雨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立說　太宗情之銳是用心剛處太宗不銳情於他術而銳情於經術是擇術精處惟用心剛而擇術精所以留心於正道也

批云　議論精切語句華麗極利初學

論曰英主一念之烈　言太宗情之銳烈字指銳字極切　初不出乎正道

之外也（正道是經術）夫道亦多術矣（露出術字用孟子教亦多術矣句法）英主之心（太宗之情）不用之他道而惟用之正道（經術揚子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非擇術之精用心之剛者不能也（擇術之精是經術用心之剛是情之鋭）其或情其性而不能性其情者（反說用先輩語）乃於吾道之外（經術之外）鋭然以求其所謂術（求他道之術）則情非正情術非正術矣（他有所用情則非正情他有所謂術則非正術）此英明之主（暗指太宗）所以不敢鋭情於彼（他術）而惟鋭情於此也（經術）唐太宗之為君其殆英明不世出者乎（應破題英主字不世出謂不

多有也方其當干戈甫定之餘見本題意他務未遑未暇及他術而真情所發惟鋭然於聖經之所謂術演本題意而經術之外一毫不敢容心焉應英主之心不用之他道而惟用之正道意其擇術精而用心剛者如此應接題語君子方喜其情之得正而他有所未暇議也謂其情正其術亦正未暇議含結尾意唐史傳儒學而曰引本出處太宗鋭情經術其知太宗之情者歟又不放了情字且術之說昉於誰乎昉始也挈術字辨論起此格可學求之孟氏之書聞有所謂仁術矣孟梁惠王下曰毋傷也是乃仁術也是乃聖經之術此仁術字出於孟子

而非後世之所謂術也非他術也求之記禮之書聞有所謂儒術矣記儒行篇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是乃聖經之術此儒術字出於禮記而非後世之所謂術也非他術也非仁之術非儒之術而外求其所謂術焉非聖經此二者之術則是他術術其所術而非吾聖經之所謂術矣說得術字響是用韓文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句法是豈人主所當銳然留情者哉歸在銳情上自夫人主外經術而銳情於兵也治兵之術而後孫吳之術進矣孫武吳起戰國時善用兵者自夫人主外經術而銳情於財也理財之術而後管商之術售矣史管仲傳

仲相齊通財積貨富國強兵　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封於商以強國之術說君居五年秦人富強　管仲商鞅古之善理財者 自夫人主外經術而銳情於異端也異端之術而後老莊之術行矣莊周虛無老子清淨皆異端之學　三扇文是一樣莫非術也而非吾所謂術非聖經之術擇之不精韓文擇焉而不精則必將果決於求他道而不果決於求正道矣他道是前三者之術正道是聖經之術然則人主一念之發可不審歟照破題一念字歸在情字上且高帝非不銳情也高祖亦銳情而安得猛士之思實終其身前高祖紀過沛置酒擊筑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謂詩書安事前陸賈傳賈時時前說詩書高

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則是其情非銳於經術也非術之正武帝非不銳情也武帝亦銳情而尊顯賈人之流淫剥其民前漢公孫弘等贊上方欲用文武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又食貨志桑弘羊為治粟都尉斡鹽鐵盡籠天下貨物又推酒酤抑兼并而謂尚書為樸學前倪寬傳寬見上語經學上曰始吾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則是其情非銳於經術也非術之正情如光武亦非不銳也光武亦銳情而好溺圖讖之意勝後漢祭祀志案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布圖讖於天下講論經理之意衰後本紀數召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則其情尤非銳於經術也亦非術之正扇文亦是一樣三以漢世三君之英明

總上三扇事 而擇術不精用心不剛猶如此 術非正術情非正情要過太宗來 孰謂有唐之君而銳情經術有如太宗者乎 過正講謂太宗用心之剛擇術之精勝於漢之三君 風灑露沐之餘 見題注 似可少已也 而帝則汲汲於崇儒焉 見題注 日旰夜艾之時 題下文置弘文館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政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成敗或日旰夜艾未嘗少怠 似可少安也而帝則拳拳於講學焉 見上注形容得銳字意出此二段是一樣文 弘文建館之不敢緩其情之銳何如也 見上注自此以下又變文 名儒招集之不敢後其情之銳何如也 見題注 乙夜觀書之不敢廢其

情之銳又何如也太宗每視朝後即閱羣書常謂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

此三段用三不敢三其情之銳何如也是一樣文

不始勤而終怠不進銳而退速見銳意　孟子其進銳者其退速

雖封倫勸之以法術而帝銳然經術之情不變而為法術魏徵傳上曰令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封倫曰三代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伯道帝不聽

雖萬紀試之以利術而帝銳然經術之情不變而為利術權萬紀傳萬紀奏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責曰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斥使還第

雖英衛以兵術奏功動之而帝銳然經術之情不為之動李勣封英國公帝征高麗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李靖封衛國公帝伐

邉靖曰往憑天咸得効尺寸功一心之徵攻之者衆通鑑十七年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攻之者甚衆而帝心匪石不可轉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謂之銳情經術信乎其為情之正術之正矣應題正情正術二語人見其限官任才周官六典之遺法也唐百官志帝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 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府兵寓農井田兵制之舊規也唐兵制府兵之制頗足稱焉葢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此太宗之所以盛也思封建之未復易之建國親侯也唐膠東郡王道彥傳帝與蕭瑀等講封建欲與三代比隆 易比卦先王以建萬國

親諸侯立經常以定賦禹之成賦中邦也唐食貨志唐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亦可為經常之法也書禹貢成賦中邦　以上四股是一樣文廣學置貞非得於菁莪之樂育才乎以下變文儒學傳貞觀六年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諸生至三千二百人詩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求士如渴非得於嘉魚之樂與賢乎魏徵傳上疏曰貞觀初求士如渴　詩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以上二股又是一樣文　以上六股是把太宗當時事質之聖經打合說來凡唐治之卓冠於百代之上者此是太宗之收治效處孰不謂帝之經畫動合經意如此繳上文焉知其皆自鋭情經術中來哉此鋭情經術之功而苛於責備者難

見結末注且曰擇術非難用經術之正為難本主意尊經非難行聖經之說為難書說命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多愛之牽豈動合七情之正者乎本贊至其牽於多愛記禮運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弗學而能浮屠之立豈確守左道之戒者乎本贊復立浮屠謂佛教也記王制執左道以亂衆者殺閨門之多慚德圭復修身齊家之訓者似不如此通鑑總論其父子兄弟之閒慚德多矣大學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語南容三復白圭逸詩也十漸之不克終服膺鮮克有終之戒者似不如此魏徵傳上疏曰此不克終十漸也詩蕩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以上將太宗事質之聖經為有愧是責

太宗嗟夫人主不知尊經天下之治不出於經久矣有君如太宗銳情經術如太宗此一篇襃之之主意而君子方喜其擇術精用心剛之不多見應主意六字而其已善者千百所以襃之未善者一二所以貶之固未暇以是少之也又略恕之責人斯無難書泰誓學者其無以春秋之法責備於太宗云本贊春秋之法全句常責備於賢者備文有操縱真可為法

謹論

指切要字格

孝宣厲精為治　林希逸

出處　前漢循吏傳序孝宣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躬親萬機厲精為治

立說　宣帝承昭帝積弊之後即位數年精神晦藏地節二年始親政事總攬權綱與吏民更始風采頓異於前日葢人主之精神在心方其韜晦則精蘊於心及其奮發則精見於治中興之盛實宣帝一心實為之

考官批云　地位廣大議論純粹時文中高作也

論曰以一人而作新天下　宣帝之為治與天下更始之意　亦運諸此心

而已精在心運諸心是屬精也神乎心之用也粘心字舉天下之大斡旋闔闢指為治有非智巧之所能不在智巧而在心而精神之地一日用其力焉見屬精意論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則治之功用隨之為治此其故何也設問蓋吾心之藴者為精而其發者為治主意求治於天下不於其治而於其心歸心字上則沉潛於未發之先暗指宣帝即位之初沉潛精神於未發激揚於既發之後指宣帝地節以後奮厲精神於既發風采所至精怠必奮奮是屬意弛必張張是屬意事物條理而政治精明見為治意特吾心一運量之頃爾又歸在心

上地節元康之政（皆宣帝年號）漢治更始之日也（本紀元康二年詔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帝之精神晦藏亦甚矣（謂帝即位之初如此）一旦權綱反正而與斯世更新焉（謂帝更始之初如此）不致力於其他而汲汲於此心之用一念奮而百廢興（奮是厲精興是為治）帝之所操何其約也（指厲精）方其韜晦則精蘊於心及其奮發則精見於治（主意）中興之盛其可以心外求之乎（題下文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孝宣厲精為治請以是明班固之意（本文）嘗謂治道之精神在於人主而人主之精神在於一心（就心上說起）

含洪停蓄心之體也此晦藏時光明發越心之用也此奮發時其虛靈之妙主宰之神程子云虛靈知覺荀子天論心者道之主宰存諸方寸者雖微列子仲尼篇方寸心也而萬化之樞紐百為之綱紀繫焉言心者治之本樞紐關要處也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學韓文無非吾心之精者為之也心之繫治道如此今夫日月星辰之運行陰陽寒暑之代謝人莫不以為天之功氣象廣大以天之功比人主之治而冥冥之中乾實主之以乾之精比人主之心程子云乾者天之性情大易之賛乾既曰剛健中正純粹矣而管攝之妙獨歸於精

之一辭乾卦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精也者一字其乾道變化之根乎同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吁乾天也君也易說卦乾為天為君天以乾運而精之用見於四時君以心運而精之用見於政治闔合得好二者葢同一機括也謂天與君一也宣帝之為君固未足以語此下語有稍停而更始一意獨得於此心之用愚於是有取焉爾地節以前宣帝年號帝之於治何如也且說帝晦藏時弊根之蟠固蠹冗之浸淫謂百廢未興之時志氣梏於滯固之深神采鑠於退遜之久此是霍光用事時精神尚未奮發民生疾苦帝非不知也而

未及問焉為宣帝占便宜說　本紀地節四年詔朕惟百姓失職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朕甚閔之吏治得失帝非不聞也而未暇察焉本紀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帝於斯時韜聰明以自晦則此心之精者未露也如明夷晦其明之意藏智勇以若怯則此心之精者未奮也如家語三恕篇勇力振世守之以怯之意　以上一段講宣帝即位初年尚晦藏其精神　應冒頭方其韜晦則精蘊於心語一旦陰翳剝而陽和舒五陰為剝一陽為復洊雷震而羣蟄起易震卦洊雷震　此二句喻宣帝更始之時一時之政粲然精芒如太阿之出匣大阿劍名　謂帝之精神如劍之出匣光芒可畏人孰不曰樞機周密

治之鍵也自此以下講為治處　本紀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鍵門鑰品式備具治之目也注見上勞來之褒所以明勸賞之權前王成傳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帝詔曰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副封之撤所以防壅蔽之漸前魏相傳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一曰副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初政施行班班可紀致治之美殆以是基之此一小段論地節以來為治之時然嘗觀諸帝之心矣轉入屬精意心字是主意遣使循問之詔則曰朕所甚閔見前民生疾苦注直言箴過之詔則曰朕所甚懼本紀地節三年詔乃者九月壬中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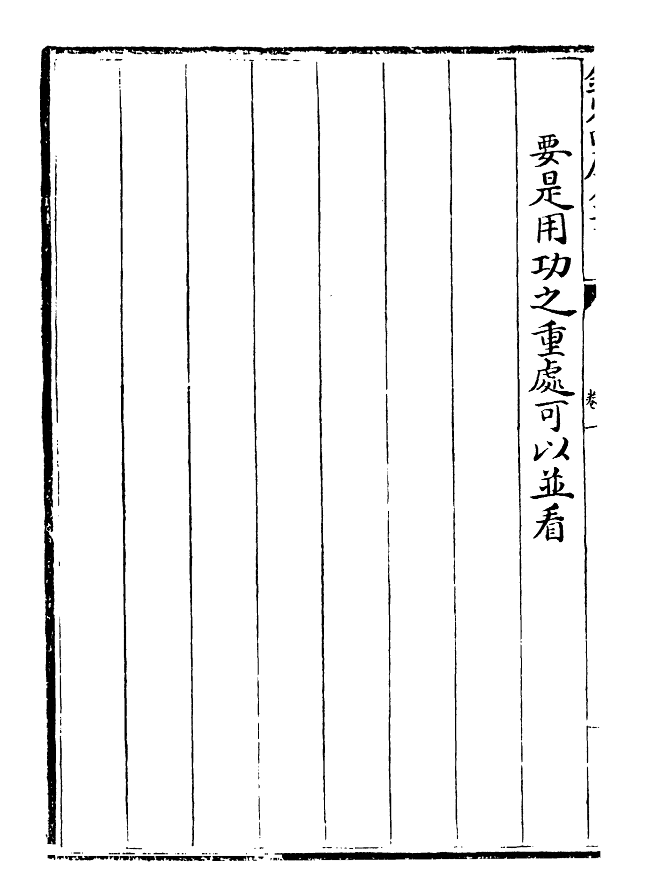
（失無諱有司）想其閔心一萌（照上閔字）而痒痾疾痛真切吾身（呂與叔克己銘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懼心一動（照上懼字）而天地鬼神森布左右（韓與孟簡書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其曰念慮之不忘（本紀地節三年詔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其曰朕意之未稱（本紀元康二年詔令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無非此心之精所著見者（繳入精字）故聽斷惟精見於齋居之決而內治以興（敘傳時舉傅納聽斷惟精又刑法志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飭躬齋精詔及勤事之吏而吏治以振（五鳳三年詔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公卿大夫其勉焉又元康元年賜勤事吏爵）二十餘年（宣帝自本始元

年即位至黃龍元年凡二十五年田里絶愁嘆之聲循吏傳序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上下無苟且之意本紀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文學法理咸精其能本贊政事文學法理之事咸精其能中興之治號為厲精題下文稱中至今在人耳目是豈出於帝心之外乎見帝為治皆厲精之力應冒頭及興焉其奮發則精見於治帝果何以得此哉此句引入主意人之一心不走了動則汩汩是晦心字藏之時靜則精精是奮發之時當其韜晦之時蓋有靜定之益謂帝地節以前閲歴之久則其見精容忍之積則其慮精映帶精字謂帝更始以來帝之所得愚知其出於

是矣繳盡主意雖然心也者合理與氣而後有是名也張子正蒙合理與氣而有心之名理足以御氣則其用也純此古者聖人之心氣得以勝理則其用也駁此後世人主之心議論本之呂東萊唐虞三代之治粹而不雜精而無間純乎心之理也推美唐虞以理御氣秦漢而下英君誼辟時獲有為於斯世而大抵皆以氣主之責秦漢之君氣得以理勝以帝之精銳歸宣帝上來一時之振厲固有餘用而不能充此心之理謂宣帝不能以理為一心之主以進於傳心精一之地書大禹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精一之精與宣帝之厲精不同使漢之為漢

僅止於斯是可慨嘆也已惜漢止於漢不能唐虞三代豈惟帝哉引後人為證貞觀之思治曰厲精也貞觀唐太宗年號隹植傳太宗厲精思治開元之政事亦曰厲精也開元唐玄宗年號本賛厲精政事於其氣而不於其理視帝益一轍焉謂太宗玄宗尚氣而不尚理與宣帝無異帝與太宗猶能勉強支持帥是氣以終身故不盡見其敗缺又說宣帝太宗能御其氣玄宗之晚節亦餒甚矣責玄宗晚節不克終後之厲精為治其監于兹有規諷令日意謹論

前篇指鋭情二字為切要此篇指厲精二字為切


要是用功之重處可以並看

指題要字格　此題歸重在本字上

帝王治安之本

呂中

出處　前漢食貨志故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

立說　治國安民之本固在於財用之足然國之本在民先民後國則其本一民安而國自治矣若為民與為國之心兩用則其本二矣如是而欲治國安民固無兩得之理也益祖孟子天之生物也一本而夷子二本之說而用耳

批云　議論正大文字典雅且剪截無費辭頗有古作氣象

論曰天下之事不兩得欲利國又欲利民是謂不兩得知所先後者得

之先於安民後於治國是謂得其本公私之計事之不兩得也明說主意公是治國私是安民為公計耶必不利於私利國必不利民為私計耶必不便於公利民必不利國其勢然也公私不兩得之勢如此而古人所以使公私兩得其利者是必有道矣從勢字過道字先安民後治國方兩得其利葢天之生物一本而已說出本字用孟子天之生物也一本意古人惟見其一本暗指帝王知以安民為治國之本故平時培養封植先為吾民計形容本字本在先安民上而國計之盈虧每每後之後於治國應破題先後字誠以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主意有民而後有國民者

國之本民既安矣國無有不治者如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帝王之治安先民後國一本之效如此後世非不欲安且治也後世亦欲安民治國不知一本之理不知帝王先民後國一本之道故為民一心也為國又一心也既欲利民又欲利國心無兩用則天下安有兩得之事乎後世兩用其心則二本矣何以治國安民兩得其利班固志漢食貨而有感於帝王之事引本文豈非帝王一本而漢世二本故爾此一句斷盡主意是用孟子一本二本字帝王治安之本請論之國非難治也民方不足而欲一於為國計則難也一於為國而不為民則治國為難民非

難安也國方不足而欲一於為民計則難也一於為民而不為國則安民為難然天下有兩難之勢冒頭用兩得字至此又出兩難字應上難字勢字應冒頭接題亦有兩難之理乎理字應冒頭道字天下之理粘上理字一則易一於為民則民易安而國亦易治兩則難為國為民兩用其心則國難治而民亦難安天下無二本安民乃治國之本聖人無兩心心乎利民而不心乎利國國之於民猶木之有本也猶木之本根陸贄奏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矣帝王惟以民為本應冒頭古人惟見其一本故推以治國民安而後國治特自本根而條幹自條幹而枝葉爾猶木有根發而

為千條萬葉後世非盡無帝王之心也應冒頭後世非不欲安且治也但欲為民又欲為國兩用其心有意於保民而王一念之仁也此是心乎利民　孟梁惠王上齊宣王問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繼之以好貨之心則二矣又心乎利國　孟梁惠王下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移民移粟一事之仁也此是心乎利民　孟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繼之以利國之心則二矣又心乎利國　同上梁惠王問孟子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為民之心與為國之心交戰乎其中應冒頭為民一心也為國又一心也則是民一本也國又一本也應冒頭一本二本字其終也必

兩失之（到了非惟民不能安國亦不能治以兩失字反形兩得字）曷不反覩帝王一本之治乎（應冒頭帝王一本字）百穀之播為民而播也（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六府之修為民而修也（大禹謨禹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又禹貢六府孔修）九職之任為民而任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地為民而均（禮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田為民而授（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室廬器用之具為民而作（前漢食貨志聖人域民制廬井以均之開市井以通之）凡其設心措慮為民之意常急（先於為民故曰急）為國之意常緩（後於為國故曰緩）是非緩於治國也（就緩字斡一轉大有力如珠走盤）益天

地生物之本自下而上用孟子語應一本字自下而上先民而後國也故易之損益二卦皆以損上益下為義易損卦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卦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損下則上下俱損損民則民貧國亦貧非惟損民亦損國也演足上意益下則上下俱益益民則民富國亦富非惟益民亦益國也演足上意民有餘力國有餘財前賈山傳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云云此二句應冒頭民既安矣國無有不治者九功敘矣書大禹謨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九式均矣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賦鄉遂而貢都鄙詳見周禮天官居積倉而行裏

糧孟子告齊宣王曰云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九州之富百畝之産悉竭力以奉其上而百官庶事亦莫不備具民安而國亦治是其安民之中而治國之規模已定主意根荄枝葉同一生意其本必豐其末必茂固如是夫形容本字如木之有根本民如本根國如幹條枝葉大抵三代而上治出於一應冒頭帝王一本故雖不求以治國而安民乃所以治國也主意漢世以來治出於二應冒頭漢世二本字寛租減税之詔雖下文帝紀二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之税而口賦筭賦之令未嘗不嚴漢高帝四年初為筭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

人百二十為一筭富民搜粟之官雖置食貨志武帝末年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趨過為搜粟都尉而均輸摧酤之法亦未嘗罷武帝置均輸又末年用度不足乃摧酒酤賈誼仲舒王道之言雖畧施行賈誼言積貯天下之大命文帝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董仲舒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宜薄賦省徭以寬民力而鼂錯耿壽昌霸者之術亦未嘗不售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拜爵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以能商工利得幸於上故其始也民貧而國富其終也國與民俱貧矣應民一本也國又一本也其終必兩失之無他天之生物一本也而漢則二之爾用孟子語亦應冒頭繳處嗚呼天下之事一則純二則雜一則公

二則私一則義二則利一則為帝王二則為霸痛說一二字學方岳聖人之道道出乎一論文法漢世之法大抵公私兩用義利並行帝王霸之道雜施安民則是為公為義為帝王治國則是為私為利為霸此漢世二本之說此生民所以不復蒙至治之澤歟所以不如帝王之時吁又豈特漢事為然結尾規諷今日有味外之味可以一倡而三嘆謹論

就題摘字格　歸重在本字上

太宗治人之本　徐霖

出處　唐循吏傳序唐承隋亂劉祓荒茶擇用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

立說　刺史之職乃天下大勢植立之本太宗之治天下而歸重於刺史乃深根固蔕之仁也　是就題中本字上立意

考官批云　文有古體語有古意當於古文求之其源委得之柳子厚封建論

論曰英主之仁天下也　太宗治人必求夫植立之要　植立指本字要

字含重刺史意此其慮深遠矣與後面相應天下之大勢雖散闊區分言其廣也而不可以徧致其仁愛斯民之意應主意仁字孟子堯舜之仁不徧愛人然古之聖王不計其勢之廣也應大勢散闊區分意思夫天下之勢自有根本者存粘上勢字出題上本字此勢字自柳文封建論中來從其根本而植立之粘上文應破題植立字則森羅列建列建諸侯相與扶持天下於安靜熙治之中而吾仁遂矣說治人之本在諸侯應主意仁字故以一人而君天下謂古者聖人之治人聖人不敢私擅之己而獨理之也必資人而共理之分土地而設司牧列建諸侯以司牧萬

民使之各制其國而各子其民諸侯之職以植立大勢之根本應破題植立字及接題大勢字然後聖人之德意恵利藉此以孚於天下聖人之仁方可以徧天下此古者建諸侯之意也古者諸侯如唐之刺史唐之太宗識之識治之本在於建侯深思極慮應破題慮深遠意惻然念治人之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本出處意夫刺史者古諸侯之職也大勢植立之本也應小講意太宗之治天下於是有深根固蔕之仁矣應本字應仁字前漢諸侯王表昔周封建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深根固蔕為不可拔者也太宗治人之本請以大勢之植立者而論本

之說不走了主意蓋王者之設官也應冒頭接題天下大勢意原起自公而卿自卿而大夫士言古者設官之制孟萬章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至於公侯伯子男則不列於其數注見上所以別諸侯之職非若朝著之聯事合治有所屬而不可專也周禮天官小宰之職云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諸侯則各有卿大夫士其體統位置亦視王國之制而特殺減焉耳詳見孟子萬章殺去聲降一等也此數句包孟子論諸侯之制一百四十餘

字而雖王臣之位其在上者不得踰之也見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又所以別諸侯之職有社稷土地之重固不得輕其承事之者也以上言建諸侯之制嗟夫此天下之勢也此議論自柳子厚封建論中來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天下之勢必有本說出本字植其本則固而安立其本則能治人蹶其本則散而擾仆其本則不能治人此所以古諸侯之職與夫聖人封建之法為天下後世慨嘆而不可復也此說古者建侯為天下計而後世不能復其制生民之初糾糾紛紛五合六聚奉其尤能者而為之君柳子厚封建論

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云云由是君長刑政生焉云云德又有其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此一人者豈能以其方寸之智慮而把握之哉必建諸侯彼天地奠位山川脩阻表裏區分如星羅而棊布者固自然之勢經久之基林林然黎元赤子之命所根也勢字基字前後相應　封建論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聖人因其勢而有諸侯分治之法接上勢字以寄吾仁民愛物不能徧及之心應首頭不可徧致仁愛斯民之意然後治化淪浹風俗乂寧歷年垂統而不可撼有諸侯以分治而後天下安　撼字有本意嗚

呼此所以為天下之根本也應前而唐之太宗深識之應冒頭題方其以英雄超邁之姿正講太宗平定海內出本紀思為生民悠遠之計謂太宗之治人謂不可以向者飄忽震蕩之規而守之也飄忽震蕩謂太宗以武定天下之意端居深念應冒頭深思極處周覽乎宇宙之勢天地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探索乎興衰之機興衰猶治亂也而感喟乎三代之所久安長治三代夏商周也賈誼云三代有道之長又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與夫秦漢而下所不得遂其守天下之意者言三國六朝而至于唐此數句只是形容思治人之本意於是而知古諸侯之

職為治人之本（應冒頭刺史者古諸侯之職也）夫後世之官（謂刺史）其華顯貴重而係於一人之禮樂刑政（刺史受天子之命以治人）凡仁民愛物之事者亦非特刺史之職而已也顧乃以治人之本而歸之（引本文辨論）此其所以為識天下之大勢也（應前大勢字）抑有志乎三代鞏固不拔之仁也（應主意仁字不拔字見冒頭註）是以貞觀初年（太宗時）以享國久長之策問諸公卿（見下註）有以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為對者（蕭瑀傳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王子弟

享國四百年此封建之明效也帝深然之於是始有封建之議〔同上太宗納之始議封建〕他日議者頗憚沮於古制之未可遽施〔宗室贊帝與蕭瑀等唱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歷祚長短不在封建〕而帝之意益深憾於不得如古者三代所以仁民之職也也〔應前意字歸主意〕然猶分王作鎮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同上顏師古獨議封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帝之意益深知古者三代封建之諸侯為天下之本也〔應前〕以諸侯而植仁民之根本〔應主意〕帝雖不得復其制而深得夫古人之意

也已（謂帝雖不能復三代封建之制然能重刺史以植仁民之本應前意字）當時都督刺史之建或臨朝而拜冊命（循吏序以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得對便殿賜衣物乃遣）或對陛而錫衣物（上註）懇切勤渠若以生民之命而寄其身者（見得刺史治人之本）此固所謂悠久之基根本之慮而封建之意也（包括前意）水火移而為衽席（昔之危轉為今之安）呻吟變而為謳歌（昔之憂變為今之喜）衣食有餘刑錯不用（言天下之人安）一時治功卓然秦漢之下（謂唐太宗之治秦漢而下之所未有）益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焉（謂三代而後亦無如太宗之治）天下固有無

其本而至此哉歸在本字此天下之勢也應勢字帝惟識其勢而植其本以基唐家一代之仁總前面勢字本字仁字此所以為唐之太宗也歟繳盡本意雖然唐之子孫其所以昌盛綿延雖更事變復險阻而人心連結不可解而仆之者固以治天下者有其本也至於子孫之安而不搖皆太宗有治人之本應本字繼此意者應意字吾於開元之治為之喜矣玄宗時選京官才望者以為都督刺史所以重其本也選舉志玄宗即位張九齡言刺史陛下所與共理尤親於民者也令京官出外反以為斥非少重其選不可於是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作令

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是亦太宗重本之意也通鑑開元二十四年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謂玄宗重刺史之意與太宗同而晚節末路一旦釋然而不念及此謂晚年之心不如初使太宗所植立所綱維者披裂傲壞而生民不得以仁遂矣謂玄宗不克終使太宗治人之本不復見不走了仁字故嘗因是論之建侯以治人者此固本也而抑勢也應前勢字純仁以治心者此又本之上也語老通書心純則賢才輔而先王自強不息謹終如始絕人欲維天理之意也應前意字三代之仁又說仁字其所以達乎天下流乎後世三代

之仁如此遠大遺休餘澤如松柏之茂庇蔭悠長者狀得本字意出其根本之深則又有默存乎形勢疆理之外者也在心而不在人此心之仁純明粹精一毫之蠹不敢以傷其本根之地此心之仁乃是本之大者則彼之所謂本者特其輔耳刺史之本又其次焉嗚呼此三代之仁也太宗猶假之而未至則吾於他奚責焉借用孟子五伯假之之假字文有抑揚獨喜夫太宗之所謂本者為深識夫三代扶持植立之意也總前面數个字謹論

論學繩尺卷一